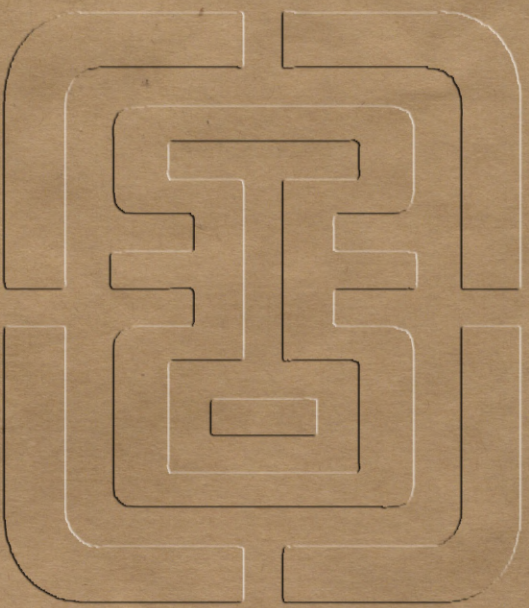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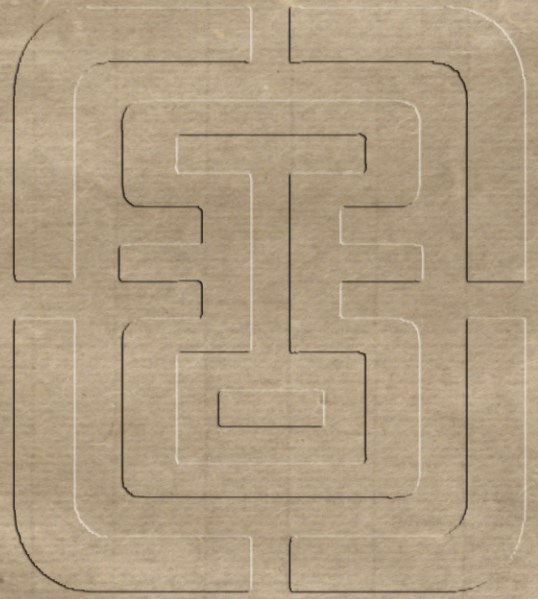




二百九十六





序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魯所獨者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尙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鴟盡其辭正噫治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鴟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焉者可知矣正噫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也蓋嘗論之聖人旣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

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為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一家純論經義一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公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為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答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啟蘧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喪服傳出七十子之後或云子夏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

傳之得真知其為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

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贈以為桓母未死而豫贈誤紀

子伯為紀子帛則以君為臣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於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之傳釋之曰為夷故也杜注孔疏以為諸侯之大夫與鄭伯尊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皆是曲為彌縫以

申成臣得先君之說誤尹氏為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

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妄意曹伯為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

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盟宋再出豹為殆諸侯則

曰衛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為宮寢之宮又不敢決

言三宮之制則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

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間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

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

之學頗微江左中興矣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
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勛
輩續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
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厯以降經學
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
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孫覺
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汴用
功尤深又踵而詳之於是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
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
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謂斷義
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

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
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奧論謂解經莫若穀梁
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綺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
矣 清興李文貞公光地變進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

曰三傳好穀梁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
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溧水王之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

皆不行

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載其自序謂左傳多不可信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

門之舊又謂公羊襲取穀梁書續爲之鎮江柳氏有穀梁傳學海州許桂林有穀梁時月日釋例道光中阮元皆爲之序許書今有刻本竊以 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取其一條

前人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舛也楊疏之淺而厯也苟不
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

斯文之闕事乎哉文烝年九歲十歲時道光丙戌丁亥先君子親以三

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兼奉慈箴考諱棠縣諸生先母氏奚後來博搜諸家

書見而記記而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已年將

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間所見漸多頗有

所得用是不揣樛昧詳為之注存豫章之元文擷助教之要義

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簡言宣揚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

典禮有徵詰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竊謂穀梁解春秋似

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

熟精他經融貫二傳備悉周秦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

後補苴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蓋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

盡心平心則庶幾矣詹體仁語真德秀居官莅民之道曰盡心平心實亦讀書要法夫不得於

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

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李鼎祚衛湜之浩博又苦於不斷予期於

明且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稟立己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

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公羊之經異者具列

經下并證明之別為論經傳各若干條冠書首焉咸豐九年己

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烝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曉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

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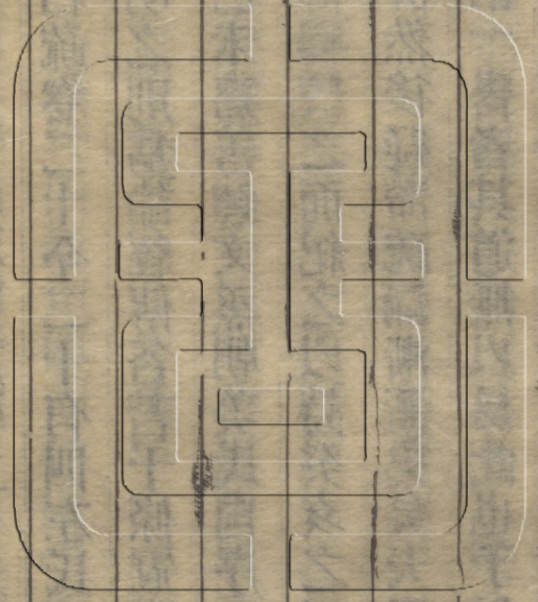
取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

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蓋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

眩於求而真於遇蓋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序

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論經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鷄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鷄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即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為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為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

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此朱子說也文烝案易傳不必夫子自作下注論之故記禮

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

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者屬

合之比者比次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次異同

詳略之閒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汭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

作者事異荀子論夫子事曰一家得周道舉楊倞注曰一家得謂作春秋周道舉謂剛詩書定禮樂文烝案刪詩史

記文刪詩自高第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

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

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

道名分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道名分者正

名以順言順言以成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名由於分故曰名分

推其本則孟子云所性分定又推其本則大戴禮本命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議而不辯者假事

以明義推見以至隱議之甚詳而其文則但爲記事之文也李

光地論語正名章說云夫子脩經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

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

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閒而得之趙

汭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權有不書有變文有

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於辭從主人皆所謂議而不辯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某竊取之矣此言春秋以義爲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

則某有罪焉爾公羊本作詞字依說文當作此又言春秋以辭

書此正字也今通用辭字

為重也其實義即是辭辭即是義說文解詁字曰意內而言外
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公羊所述即孟子所述而史記引孔
子曰春秋以道義亦同旨也是故君子之脩春秋脩其辭以取
其義也此揚雄法言所謂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李軌注曰屬辭
比事之義文烝
案春秋議而不辯者邵子所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而非
也於文不辯於理則辯矣故左傳亦曰微而顯婉而辨
其事與文之謂也泥於其事溺於其文左氏所以失也即其辭
而明其義穀梁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
強為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
易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

事左傳又載衛祝佗語魯公初封分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
預以典策為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備然則於

易見周之所以王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即見周公
之德也孔穎達正義解周公之德二語最分明而於周禮句未
盡其意案禮者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之故易象魯

春秋可觀周禮夏時坤乾可觀夏殷之禮孟仲子說周頌記
維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經稱周禮自劉歆已然禮記
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

法政俗未嘗相變也王禮即周禮其未嘗相弑相變則謂雖相
弑明堂位本作殺字古書凡弑
字皆作殺也說詳隱四年而不言弑君殺大夫雖相變而

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為經法
而例立葉西謂夫子所本之史即韓宣子所見者杜預不知聖
人因史作經非為魯國脩史於是韓子所見為周之

舊典禮經於夫子所本者則以為為赴告策書諸所記注
多違舊章故刊而正之即此一語見杜氏受病之處
於是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 論經

變史例以爲例者於是有自變其例以爲變例者此其正名盡
 辭以當王法豈不尤備乎哉夫例者義而已矣其字古祇作列
 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說律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
 之服問引傳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程子曰大率所書
 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
 可以例拘此言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居
 易云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洪興祖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
 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夫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也
 並與程子嘗竊謂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依舊
 語相發明讀爲縱春秋之書事事有其矩事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相因相成
 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穀梁備矣承胡
 諾謂三傳各有義例皆不敢以私意亂聖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

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公羊疏引春秋說

義旨宏多科條周委至精至深至熾至悉王充論衡云孔子猶

周公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劉勰文心雕龍論儀

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制舊誤章條織曲執而後顯而凌廷

堪作釋例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曰

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此之謂作子此之謂游夏不能贊

一辭文選注改一字公羊疏引此之謂其義竊取此之謂見素

王之文漢書董仲舒傳明素王之道苑說立素王之法左傳正義此之謂

微荀子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史記此之謂議而不辯此之謂約而不

速荀子即杜預去辭約義微此之謂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春秋

露趙匡云辭簡義隱是也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此之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後漢

是書經解讀編 穀梁補注 論經

書班彪傳引傳曰此之謂立義創意眇思自出於胸中論衡統而論之大

氏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

故其制作侔天地智崇禮卑四字包括萬理

唐之中葉啖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變乎古韓文公愈

為儒者宗亦言聖人作春秋深其文辭至宋諸儒因伯冲之書

益出新意程伯子亦重陸書皆未有言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者唯朱子

言之學者惑焉夫使春秋不過隨事直書別無書法則一良史

優為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以齊魯師儒遞有授受何

以孟子謂之作謂之亂後之一治何以荀子謂其微謂其約而

不速豈一切皆不足信邪陸龜蒙復友生書云春秋大典也舉

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凡例本周公用杜預

說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

之春秋哉陸氏此論實不可易矣程子謂春秋大義易見其微

辭隱義為難知愚以為劉歆言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

大義乖二語必有所本春秋微言也大義在其中而弟子口受

之今其遺文即穀梁傳也微言者議而不辯之謂作傳辯之而大義出矣伊川語大概近是朱文

公於此經固自云末學又云終不能自信於心又云此經簡奧

立說雖易貫通為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則亦未嘗以

直書之說為定且自高第黃幹已不謂然矣今正無容苟同焉

耳黃氏云其閒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

聖人不空作其作經以為典法也故如衛齊惡君臣同名之屬

無關筆削者亦論其義以詔後世家鉉翁謂之因事垂法是矣

學者當存此意求之庶幾可以弗畔

春秋以義脩辭不以記事爲重徐邈於重耳卒下論之曰事仍

本史而辭有損益又曰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

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案堯舜百五十載之久孔門七十餘賢

古人爲書意別有在此數語包絡全旨開釋羣疑爲諸儒所不

也況聖者之制作乎及學者先識此意乃可與論春秋矣若欲求解經之法則當先

讀何休注何氏固多怪妄之說而條例文義之細密融貫實爲

古今第一孔廣森嘗稱其體大思精今補注中或采其語或師

其意獲益甚多并有孔氏通義所未及致意者凡讀諸經典須

通全部先定大主意必如徐仙民則可又須用逐句逐字之功

必如何邵公則可殷侑作公羊注欲得韓子爲序而韓子荅書

以爲前聞口授指略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

所注其又奚辭旣言指略又言章句此真讀書之法歟朱子曰

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

愚自己酉歲來最喜黃澤之學黃氏之言尤切中樞要者曰史

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

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

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

黃氏所獨得者史法經法之說也趙汭繼黃而加詳其大致亦

自足取但因求詳之故遂欲舉史法經法截然分之則非也夫

史法旣變爲經法則其所遵用史法者亦皆經法而非史法史

法固不可不知而亦不可過執也此在穀梁梁亾一傳本有端

緒何也梁亾鄭棄其師義主正名而文仍舊史以此推之則不
論其文之加損不加損而其義皆有所取不計其與舊史本意
同異何如也說經者若必截分史法經法而一一臆斷其孰為
策書本文孰則聖人脩改無論其未必是即使盡得之亦將疑
於仍舊者之無所取義此說者之大蔽也杜預雖專治左氏而
於釋例終篇特言之曰仲尼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巨明
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此實開通洞達之言可破百家曲說愚
之此書或有推求其為仍舊為改舊者皆不違本傳之文仍竊
取征南之意子常可作或子許焉

戊午冬日病中偶思論語麻冕章深悟春秋之義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夫純也拜上也皆是俗尚苟簡積漸使然非儉亦非泰也但純
之本意雖非儉以義斷之則儉也聖人之從純自取義於儉此
春秋因舊之比也拜上之本意雖非泰以義斷之則泰也聖人
不從其泰乃據禮以正其義此春秋改舊之比也

若以問十世章擬諸春秋其理則同其事則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非因無以為損益非損益無以為因後監於前經承乎
史是則同也禮行於中國而不可息魯史記則周禮也夫子脩
之亦約以周禮鄭眾賈逵服虔穎容說是其所以異也或謂殷變夏周變

殷春秋變周淮南子以繼周損益之事說春秋夸矣或又謂春秋
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羊家及識緯說用夏之忠啖助說以三王循環之

道說春秋妄矣

以上諸條多定於乙丑丙寅之間與世之馳騁浮辭增飾鑿說者蓋不同矣尚有須申論者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也夫魯史記之為信史也其體嚴其事重也脩之若無可脩也以義斷之又甚難言也而觀於穀梁傳則述作新舊之間去留加損之際章之離合句之繁約字之先後亦既一一精其義而深其文辭矣

李光地曰春秋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千變萬化不可思議又至穩至當而在聖人不過歲月閒之事也

公羊閔因序及諸緯云九月經立謂獲麟後之九月即春作秋成之

魯後不知何時始其成則在十四年春

豈非無矩而有矩有心而無心者歟夫矩者中也中者權也

矩者方之所出有上下前後左右則有中矣中無定故曰權沈善登曰矩者方之至而實分於圓故其所出之綫長短不等皆歸於圓聖人之心渾圓如天因物付物物得之即為

矣堯曰允執其中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又曰過猶不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之謂也

中又謂之節權者因其節而節之節性節

禮樂皆是大氏聖人之學始於志中於立終於權故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皆由立而權之節次功候也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權道之備而作春秋之年也知禮者可與立知春秋者可與權權者立之極至也春秋者禮之極至也

也記曰禮時為大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者謂中而權也

韓詩外傳作聖之中所謂君子而時中

以一事之正變言之如正月言公即位正也隱不言即位變也定以六月即位尤變也而言曰又變之正也莊閔僖不忍言即位亦變之正也桓宣言即位則變之變也公如京師正也而言

月正之變也朝王所變也其日變之變也皆言朝又變之正也
公大夫盟言日正也不日變也齊桓盟不日則正也其日又正
之正也公親逆女正也使人逆變也莊親逆於齊則亦變也親
納幣又變也桓使人逆而又親焉始變終正也文親逆而速婦
之始正終變也

以諸事之善惡功罪是非真似言之如正隱則醇其善矣治桓
則盡其惡矣美齊桓之正則功多罪少矣譏晉文之譎則罪多
功少矣至如紀侯棄國衛專避兄荀息死不正伯姬坐待火之
類似非而真是也不見善人思見有恆不得中行思得狂狷此
之謂也宋襄守正非信楚靈討罪非義曹世子從父非孝臧武
仲多智非道之類似是而真非也鄉原亂德為德之賊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此之謂也

伯夷柳下惠夫子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亦言君子不由又目之為

聖謂其能興起百世蓋夫子思狂狷有恆之意乎其必距楊墨何也曰夷惠可師者為其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寬也楊墨必距者為其無君無父也推孟子之意可徧讀天下書而進退之莊子末篇亦近是

凡此皆中也皆權也語其大要有寬嚴焉有輕重焉蘇軾云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是故用嚴之極至於仁不勝道此如論令尹子文陳文子憂國忘身許其忠不許其仁潔身去亂許其清不許其仁也用寬之極至於叛而許悔此如告冉有原思富不當繼然且謂其不吝而不直拒之又不深責之祿不當辭然且喜其能廉而不深責之又代為處之也本朱子說於是觀其輕重尊尊親親賢賢之義皆最重其相值則迭重文之大事定之即位滅項葬宋共公王師敗績樂書伐鄭傳有明文也此

即諱昭公不知禮告葉公父子相隱論古而美尚德論今而貴民稱之意也內中國外夷狄之義最重一值其重則他義俱在所輕楚莊之入陳靈之誘蔡吳子之戰伯舉會櫛函會鍾離傳有明文也此即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之意也夫子賢楚昭見葉公觀吳季子之葬子豈謂其無賢君臣哉論中國夷狄之辨則善惡是非不論矣若夫進狄人則思中國之有伯也善宋盟則喜中國之小康也莒潰楚弑皆謹日則又以中國君臣父子之義公之於夷狄也蓋海之可浮九夷之可居蠻貊之所可行夷狄之所不可棄春秋皆有其意也

總之讀春秋者當知其辭之深微隱約而不可以史家之學求之雖曰左史書動為春秋右史書言為尚書然而尚書說事者也春秋說理者也並本說事故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也說理

故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也並本文後人以史視春秋一誤於

杜預則謂春秋不可無左傳再誤於劉知幾則謂左傳勝於春秋異言喧逐而斷爛朝報之說起矣韓子荅劉秀才論史書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司馬光作通鑑於魏紀特言之曰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由二子之言思之可以知史可以知經

至於經之何以始終也其終易知其始難知易知者文成致祥事備絕筆本一說也其難知者若謂始於元之一字則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為本至於四靈為畜以為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

之而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凡史書莫不有元矣
若如公羊學者言五始則列國史書亦皆如此且隱惟四始不
得為五始每公有五始則十二公將為六十始矣若依公羊謂
始乎隱者祖之所逮聞則是強為之辭殆習聞春秋尊祖之說
而致誤矣反覆求之始隱之意但當如杜預范甯趙匡陳岳所
論而春秋大義實以正隱治桓並為始故穀梁子兩著謹始之
文而正隱謹始尤為全書大始劉向以正春正君建本立始發
明之具隱十一年下實穀梁家遺說也正隱之義根於不言即位不言
即位傳謂之無事此亦別見一義焉甲戌孟秋沈善登書來曰
春秋記千八百事乃欲以無事發端至獲麟絕筆而復於無事
矣惟隱接乎東遷之初而可得為無事之文惟麟為王道之成
而可以無事聖人皆因其自然而已既見義於無事即寓意於
無言故始於無事者猶曰天何言哉云爾中閒千八百事猶曰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云爾終於無事者猶曰夫何言哉云爾

語

是說也活潑潑地

程伯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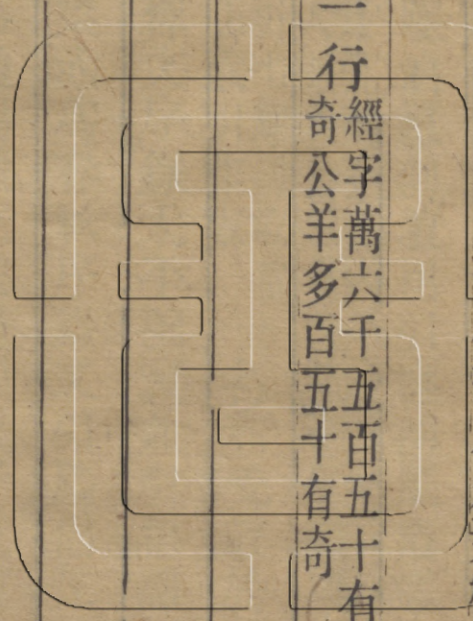
遂并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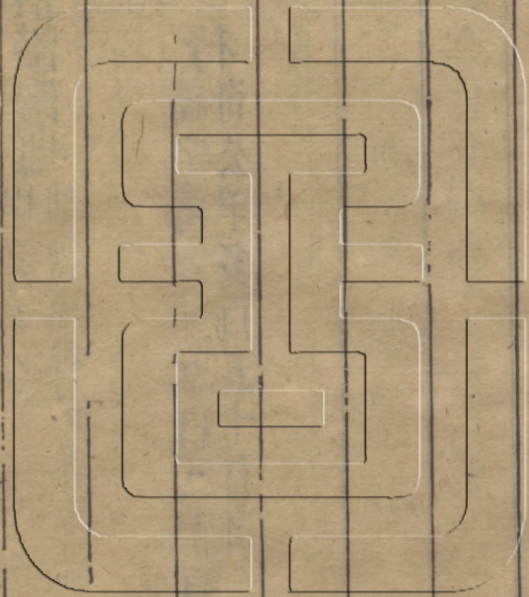
魯論

眉注附列

第四葉一行

經字萬六千五百五十有奇公羊多百五十有奇





論傳

孝經鉤命決稱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

商孝經屬參然則得春秋之真傳者必在下氏之門矣

韓非子稱八儒

曰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不數子夏者子夏傳經與著書立教者異仲良氏即檀弓毛詩傳之仲梁

子也孫氏即荀卿也陸淳纂例趙匡引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夏弟子名

赤釋文序錄引作子夏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

釋文序錄引七錄同淑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

依孝經序正義引作倣卿陸德明釋文序錄太平御覽並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後百餘

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序錄又引康信注云穀梁與秦孝公同

時案如風俗通楊疏之言是穀梁子受業於子夏也如新論麋

注之言是穀梁子不及見子夏也桓以為獲麟後百餘年

桓論左傳

以為獲麟時作非也下辯之而史記秦孝公渠梁之元年距獲麟百有二十

一年是為周顯王扁之八年魯其公奮之十六年魏惠王瑩韓懿侯若山之十年趙成侯種之十四年楚宣王良夫之九年燕文公之元年齊威王因齊之十八年其說相合也王應麟

宋剔成君之九年衛聲公馴之十二年日傳載尸子語而尸佼與商鞅同時故麋氏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而已文烝案麋南山固無他

據桓君山謂獲麟後百餘年必有據而應仲瑗之說亦非無因

蓋穀梁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為子夏門人史記孟子

列傳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為衍字應氏之

誤正相類矣大氏穀梁子之於子夏孟子之於子思事同而時

亦相近也子夏傳經必非妄語荀子譏子夏氏之賤儒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正見門人謹守師傳之氣

楊疏曰穀梁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

江翁即瑕丘江公案孫卿即荀卿其沒在秦始皇九年後而燕子噲

子之時已有賢名蓋當秦之惠王矣據韓非子難三篇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史記荀卿列傳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戰國楚策有孫子自趙謝春申君書又載李園殺春申君事云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然則荀卿自齊之宣王惠王襄王至王建於秦為惠武昭文莊及始皇也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其言必不誤而史記獲麟後周及諸國之年蓋有誤且衍者後漢馮光陳冕言歷獲麟至漢與百六十二年較史記少惠棟曰荀卿著書言師不越時隱五年百十二年似又失之

論時荀子言天子以下廟數信十五年傳天子七廟云云荀子禮論同及賻贈穉舍

之義隱元年傳誥誓盟詛交質于之文隱八年傳諸侯相見使

仁居守隱二年傳仁者以大上為天子隱三年傳大上故皆本

穀梁之說其言傳孫卿信矣文烝案荀子又云春秋賢繆公以

是書經子孫傳

穀梁補注

論傳

七

為能變也與公羊文十二年傳同穀梁無其義漢劉向治穀梁而封事中引祭伯來以為奔乃用公羊說苑亦或用公羊義是何也蓋聖人既沒齊魯之間人自為師家自為書異說紛拏故雖荀卿亦閒取他說劉子政時則公羊之學方盛尤不能無染於其說矣六藝論公羊春秋顏安樂弟子有劉向

惠棟又曰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今皆在論語中鄭君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識亦言子夏等六十四人或作七十二人其撰仲尼微言論語與後世語錄相似蓋本弟子各記短簡以便懷持其撰次成書則在魯悼公後以有孟敬子諡知之也說苑孟敬子作孟儀則曾子弟子公明儀是歟禮記坊記有引論語曰孟子題篇已法論語矣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君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文烝案穀梁又有與毛詩傳合者王應麟所舉大侵蒐狩二禮其最著者也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於子夏益知穀梁子之果為荀卿師而源出子夏也又易象象傳釋經有曰其位漸其吉同人有曰吝道也安行也王弼曰安辭也並同人編辭也益依孟喜志疑也巽有止一字者曰窮也明也並咎也屯夫行也困下也井順也渙憊也既濟穀梁文句多與相似易傳十子錄易家舊語并述所聞於夫子者輯比為之論語班易占於巫醫明易實占書也五十以學易本是亦字屬下句讀明史記世家所言皆未可信也愚之此說與歐陽脩又不同俟後賢辨之

釋文序錄論三傳次第云左曰明受經於仲尼孔安國論語注云魯大史劉歆以來因之史記謂之魯君子公羊高受之於子夏先儒皆云齊人子夏弟子風俗通同廣韻云子夏門

皇清經角經緒
穀梁補注
論傳
三

人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此言真警說也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

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本釋文序錄及太平御覽鄭君

釋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本王制正義觀桓鄭之

言穀梁先於公羊明矣而陸充期乃為斯言不亦謬乎序錄注

解傳述人中亦引新論文何不一為檢照乎要由漢世公羊先

出藝文志已以穀梁列公羊後迨江左中興矣謂穀梁膚淺不

足立博士范甯徐邈之後微學幾絕遺書僅存遂皆申公而屈

穀耳且公羊高去子夏固遠而左丘明亦非夫子同時人也左

氏載韓魏滅智伯事有趙襄子諡在春秋後已五十餘年作書

又當在其後豈得以為受經而作桓君山謂左氏作傳後百餘

年而穀梁子始為春秋傳亦以左傳之作即在獲麟時班彪則

直以為定哀之間皆失之矣穀梁與左氏時代不甚相遠公羊

則在其後此無可疑者公羊之學當亦由子夏之弟子展轉相

授而去聖彌遠意義不備或多亂說雖與穀梁同源而其歸迥

異左氏為魯太史本不得其傳授而能博采諸國史書詳陳事

迹使一經本末具見深為有功於經但其中與經違異據經臆

測者亦正不少其於經之取義則罕有合趙匡所謂左氏解經

淺於公穀証謬實繁者也桓君山誤以太史記事之冊為聖門

傳經之宗不知穀梁公羊實得其傳而穀梁尤得所傳之正於

事雖略未嘗多所遺失也左氏丘明為魯太史作傳及國語今姑用舊說趙匡頗疑其不然而葉夢

得據史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為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國語則出左丘氏文烝案左丘明自見論語書題左傳似

是奇巫淫賣扁穀梁補注論傳

不相涉晉楚俱有左史葉說似近之國語則本不題撰人也

杜預病世之說左氏春秋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巨明之傳如杜此言苟能錯綜經文以盡其義例之變則固不必守巨明之傳以為義例也愚治穀梁傳二十年乃知傳之於經實有如杜所云錯綜盡變者蓋魯學授受之可憑如是惜乎元凱氏未嘗潛心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斯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春秋猶論語也漢初魯論語齊論語並行其後孔氏壁中古文論語出篇簡章句與魯論大同不若齊論多所附益是魯學必勝齊學也公羊作傳多齊言且其解經多有護齊者何足憑乎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

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儒林列傳云仲尼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司馬遷所言史記皆謂周及諸國之史記皆

故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又言讀史記至文公召王讀史記至楚復陳此本當時公羊家謬說以為春秋之書乃夫子廣采諸書約其文而為此二條言口受言多錄其之非據魯史記定十四年下辯之

說可信經義則口受於夫子經文則遞相傳錄也錄或作繆字

蓋誤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如閔子子貢子夏曾子

子石孔子弟子公肩子孔子弟子公肩定也又疑當世子七十

公孫龍也公肩子作公扈子見公羊及說苑世子七十

是書經

穀梁補注 論傳

碩也弟子世子池之倫子池未聞皆以此經為授受之業但其義則徒有

口說而無書其有書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曰之類實非專書蓋至穀梁始有專書矣公羊作傳則當六國之亾直至漢景帝

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見何休注又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

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文烝案孔子七世孫日子慎當六國之亾又四世至延年安國當

漢景武間自公羊高至壽年數略同也故其經字與左氏穀梁異者大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

字如以得為登之屬史記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

比其義卒用董仲舒然則當時固非以瑕丘之學為不如廣川也

也以公孫氏力主之上遂信之天下莫敢言耳董生自是醇儒其說經自災異以外多合正理惟一主公羊故有失經本義者

楊雄法言以災異推董學今所不取

漢初陸賈造新語十二篇其第一篇道基之末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傳中無此

四語蓋在漢志所稱穀梁外傳穀梁章句中而通謂之傳也說苑

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大唐郊祀錄所引有頌此者並詳補注又第八篇至德之末論魯莊公

事而曰故春秋穀梁云云今自梁字以下皆缺不知何語觀陸

生兩引穀梁則此傳信為周代書并外傳章句之屬有非晚出

者矣穀梁文章有二體有詳而暢者有簡而古者要其辭清以淡義

該以貫氣峻以厲春秋謹嚴穀梁峻厲韓柳二子確論意婉以平徵前典皆據正

是青巫評賈扁穀梁補注論傳

六

經述古語特多精理與論語禮記最為相似論語述古語如克復敬恕之類甚多

唯傳亦然古書之不可考者多矣如丹書敬義之訓道經危微之言非有大戴禮荀子則無以知其書名古人學問無方豈專四術

哉至其解經之妙或專釋或通說或備言相發或省文相包或一經而明眾義或闡義至於無文此乃程瑤田之論喪服傳

所謂端緒雖多一縷不亂而凌曙以為唯鄭氏能綜核不誤者也若夫左氏得之品藻失之浮誇公羊得之於辯失之於俗具

如舊說楊雄韓子范序語其解經不及穀梁又無論矣鄭君論三傳曰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案左氏言禮未必盡當圖讖起於哀平乃附合公羊家說為之鄭評二傳竊所未安唯

穀梁善經一語則不可易墨子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

物之然王念孫謂摹略猶無慮廣雅曰無慮都儿也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

抒意文烝為此書頗有志乎此數語而要以穀梁善經一語為準

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明春秋為持世教之書也家鉉翁謂三代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經

大法而公穀氏所傳其實公與穀異穀梁又往往以心志為說以人已為說桓文之霸曰信曰仁曰忘僖文之於兩曰閔曰喜曰不憂明春秋為

正人心之書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於人心則謂春秋記人事即記人心可也謂孟子亦欲正人

心直承上文成春秋可也災異以人事統之又所謂洛水警余者也故春秋非心學亦心學也唯傳知之愚至癸酉季夏而後

是青經解賣扁

穀梁補注

論傳

七

悟之

史之有論也自左氏始也述人言以評之稱君子以斷之卽一家之書而一時之人心見焉霸之譎正國之夷夏弗論也論強弱而已侯王之等臣圭之分弗論也論曲直而已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未之有也徒有怪力亂神之論而已士莫賢於叔肸而惟美其後嗣之卿女莫賢於伯姬而乃謂之女而不婦人心如此何以說聖人正人心之書哉記曰春秋之失亂孟子曰君子反經將去亂而反諸經非穀梁惡乎可

杜牧嘗言天儻不生夫子於中國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至哉斯言春秋之有穀梁傳亦猶是矣夫春秋之爲事非董狐南史左史倚相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事也乃欲以據事直書求之或以網羅浩博考核精審求之不亦淺乎春秋之爲道非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道也況執後世儒生之見矇口而議其義理不亦偏且謬乎故是已所是非已所非說愈多而愈無定惟依據穀梁傳則皆有以斷之或曰穀梁何以必可依據也曰商子有言曰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思之宗穀梁亦宗其師受而已矣

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注曰楚太傅鐸椒又有張氏微十篇又有虞氏微傳二篇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

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釋文序錄左傳序正義並引劉向別

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

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穀梁去左氏不遠作傳授

荀卿而左氏七傳而至荀卿授張蒼案諸文或言微言微傳

或言抄撮其篇章卷數又不同大概皆是左氏之學記事之流

故太史公繼左氏春秋言之而劉子政言其源出丘明也說苑魏武

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柰何曰正

之正之柰何曰明智王應麟以為此吳起學春秋之證戰國楚

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此春秋

二字吳師道疑涉下王之春秋高句而誤衍惠棟以為引左傳

襄十一年魏又年表云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

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虞卿列傳云曰節義稱號揣摩政

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案此蓋即藝文志儒家之虞氏春

秋十五篇其書如今晏子春秋與虞氏微傳各為一書也年表下文

又言呂氏春秋并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各摭摭春秋以

著書至於張蒼麻譖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皆附及耳又疑

太史公所云為王不能盡觀春秋虞卿上采春秋者承上左丘

明成左氏春秋言兼指左傳不專指夫子經文戰國楚策孫子

為書謝春申君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並引楚王子圍齊崔杼弑

君事與左傳大同乃云春秋記之策作是其證也又當時通謂

諸國史記為春秋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晉春秋之

類摠為百國春秋墨子汲冢瑣語故晉語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於春秋

楚語申叔時言教之春秋管子山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

也法法篇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戰國東周策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

論傳

九

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望諸君報書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韓非子備內篇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

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此等皆是史記之

通稱惟魏策魏謂趙王言春秋罪虞公內儲說上七術言春秋記霽霜外儲說右上下夏說春秋略同說苑此等則指夫

子春秋當分別觀之史公所云亦其比矣左氏微張氏微二書無可考當

亦鐸虞之類臧庸以張氏為張蒼自丘明以史說經已有傳事不傳義之

譏此葉夢得語朱存亦云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況其支流餘裔乎

鄒氏夾氏之書藝文志列穀梁傳之後其傳皆十一卷據王吉

傳吉能為鄒氏春秋鄒亦作騶而吉上宣帝疏言春秋所以大一統

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其說與公羊同然則鄒之大體於公

羊為近其時代或亦相近矣志於夾氏傳注曰有錄無書其下

又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是知鄒氏書無傳其學者故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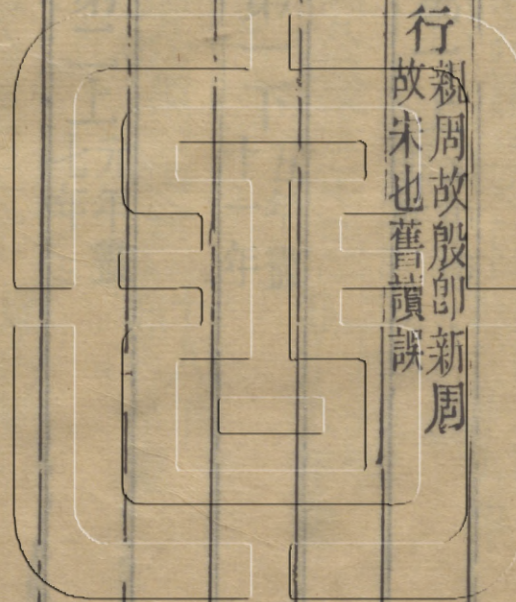
中自王吉之外絕無所聞夾氏則但有口說如景帝以前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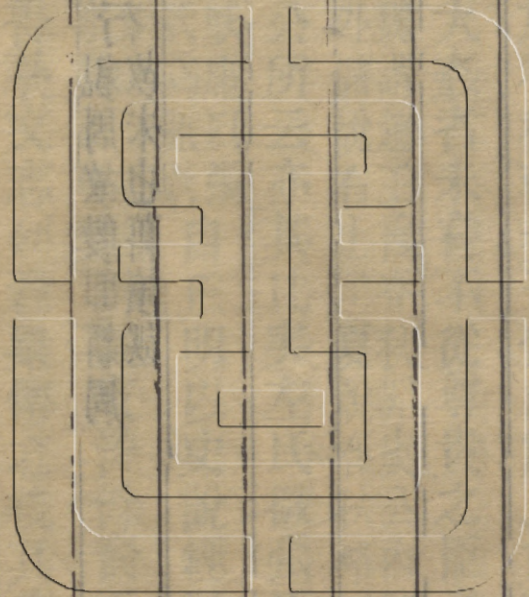
羊傳未著竹帛公羊卒著之夾竟不著也

眉注附列

第五葉七行

穀周故殷即新周故宋也舊讀誤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目錄

卷首

卷第一

序 論經 十八條

論傳 十五條

略例 九條

范氏元序

卷第一

隱公第一 上

元年 盡四年

卷第二

隱公第一 下

五年 盡十一年

卷第三

桓公第二 上

元年 盡七年

卷第四

桓公第二 下

八年 盡十八年

皇清經解讀扁

穀梁補注目錄

卷第五

莊公閔公第三之一
莊元年
盡七年

卷第六

莊公閔公第三之二
莊八年
盡八年

卷第七

莊公閔公第三之三
莊十九年
盡十七年

卷第八

莊公閔公第三之四
莊二十八年
盡閔二年

卷第九

僖公第四之一
元年
盡五年

卷第十

僖公第四之二
十六年
盡十七年

卷第十一

僖公第四之三
二十八年
盡二十七年

卷第十二

僖公第四之四
二十八年
盡三十三年

卷第十三

文公第五上
元年
盡八年

卷第十四

文公第五下
九年
盡十八年

卷第十五

宣公第六上
九年
盡九年

卷第十六

宣公第六下
十八年盡

卷第十七

成公第七上
九年盡

卷第十八

成公第七下
十八年盡

卷第十九

襄公第八上
十七年盡

卷第二十

襄公第八下
三十一
十八年盡

卷第二十一

昭公第九上
十八年盡

卷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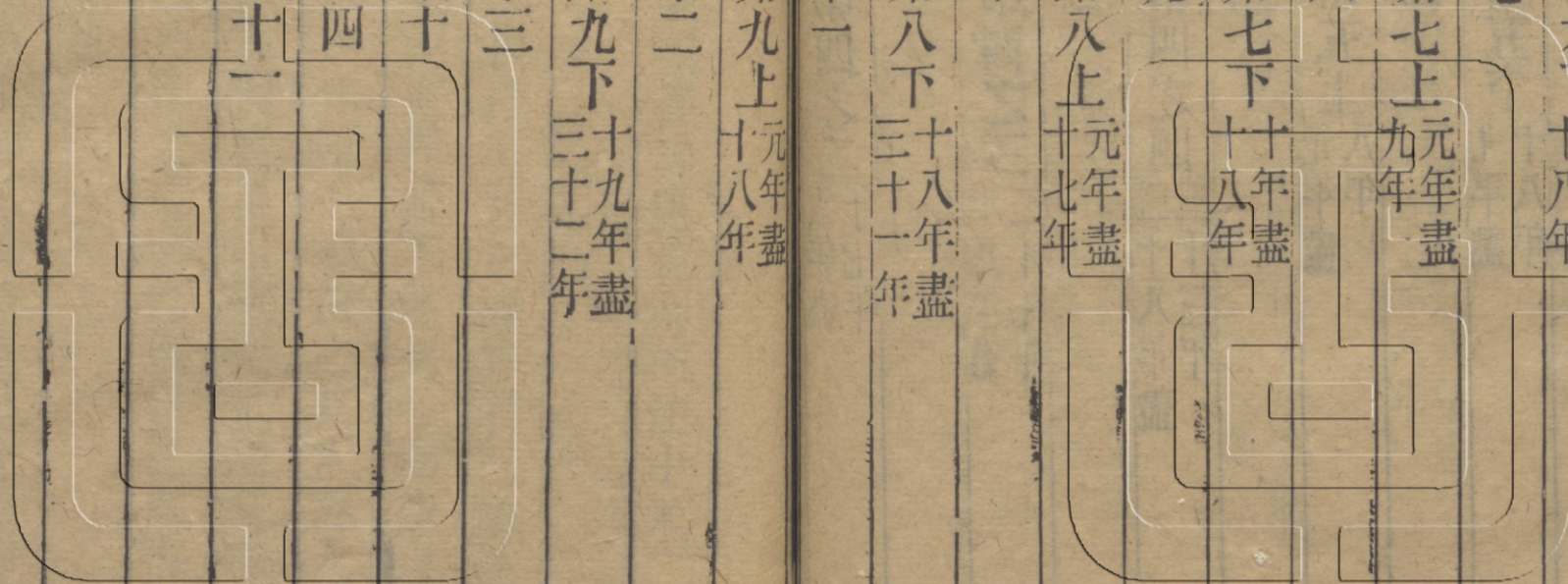
昭公第九下
三十二
十九年盡

卷第二十三

定公第十

卷第二十四

哀公第十一



略例

凡范注全載或移其處疏則補注中采之頗有增刪并析隨宜也

凡補注之作以徵引該貫學鄭君三禮注以探索精密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雖不能至心鄉往之求詳也

凡春秋中不決之疑今悉決之其未經人道者竊比於梅鶯辯偽書陳第談古韻皆可以俟後世徵實也

凡百家之解四部之文今已逸者從他書所引引之不連舉他書之名省煩也

凡古今諸儒皆直稱其姓名本范注舊例范於鄭君獨不名今又以朱子配之而推及於韓子周子程伯子程子張子邵子表

異也

凡經傳中 聖諱字 廟諱三字皆敬缺筆經傳外諸應敬避者或缺筆或改寫若以他字代則方匡其外至私諱水部木部各一字亦缺筆在經不_一缺筆慎辨也

凡經傳注疏及所稱引皆以舊本善本精校本審定其字懲誤也

凡傳皆連於經經傳一條第二行以後皆下一字一條畢乃提行無傳之經每條提行便覽也

凡撰異上皆加圈補注有餘意更端者亦加圈注中有注則於眉端附存之避殺也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斃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

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

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列於風而謂之王亦其舊也夫子因之耳所以明其不能復雅

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劉向列女傳云平王之後周與諸侯於無異即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於

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以為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故春

秋始隱范所本也史記平王三年惠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

秋陸渚集傳纂例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惠公三年平王

東遷此啖助趙匡之說與史記不同沈括云不知啖趙得於何

書王應麟引吳仁傑鹽石新論謂出何休公羊音訓錢儀吉云

何氏為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非誤也陸又引趙云春

秋始隱公一財因平王之遷二則賢隱之讓陳岳云建篇首隱

崇讓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

以著勸誠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舊解以正樂為

塵又或善之顯著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

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

者無所逃其罪若輩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若公弟叔矜信不易之

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穀梁家皆以為麟應

春秋而至與左氏舊說公羊孔衍本同與諸公羊家史記杜預皆異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

年公羊曰備矣元命苞云始於元終於麟玉道成也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

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

君此事非春秋經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

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

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二事補注詳之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

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公羊又美齊襄為賢者比宋襄

於文王黃仲炎以為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

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

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兼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

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

經乎此已開啖趙先聲然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

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

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劉向主穀梁劉歆主左氏石渠分爭之

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廢興由於好惡武帝尊公羊宣帝好穀梁盛衰繼之

辯訥董仲舒治公羊江公治穀梁江公訥斯益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

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文簡耳非短也其義實視

二傳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

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孫覺極取此語升

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晉穆帝升平五年甯父注為安北將

軍徐克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乃帥門生故吏門生同門後

為庶人屏居吳郡是年歲在辛酉日君臣江我兄弟子姪甯自謂及謂從弟研講六籍次及三傳

徐之屬左氏則有服杜之注案范注無公羊則有何嚴之訓嚴氏章句

何則則顏氏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江

本范注引之辭理典據既無中興時崧奏請立公穀博士詔許立公羊云穀

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范亦多無

以二傳殺亂本書者亦往往有於是乃商略名例范別為略故知解經難故知何杜不可及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 范氏元序 三

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旻天不弔大山其頹汪卒當在簡文之世

冏墓次死亾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

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隆從弟彫落謂邵二子

泯沒謂雍凱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

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云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此當在豫章免郡後凡解古書集

眾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前人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者也裴駟李善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也文烝附范書為補注兼用

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一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一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言春秋之名因乎四時也左

傳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

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楊士勛疏曰春先於夏

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春秋立名仲尼以往然矣

今案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

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教之春秋

孔穎達以為乘檮杌者晉楚私立別號春秋是其大名汲冢

瑣語有晉春秋則孔說是也又案墨子稱周之春秋燕之春

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稱吾見百國春秋汲冢瑣語又有

夏殷春秋知天子諸侯之史書皆名春秋也隱公惠公長庶

子周公八世孫史記名息世本名息姑母聲子以平王四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一

穀梁子魯人揚疏曰為經作

俗通蔡邕正交論並云名赤王充論衡案書篇云穀梁寘阮
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顏師古藝文志注云名喜未知誰
得其
實也

范氏集解

范氏名甯案晉書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為豫章太
守集解者范作注所題之名因其父汪之說博采

諸家并下己意又取其長子泰中子
雍小子凱從弟邵之說故曰集解

鍾文丞詳補

皆題補曰以別於集解其經下論
左氏公羊異字者題撰異曰也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
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補曰

孔廣森曰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
各得紀元於其竟內孔氏不純臣之說本五經異義公羊說
及白虎通其云各得紀元又左傳義也孔穎達引爾雅曰元
始也正長也文丞案左傳曰王周正月謂建子月也月所以
有建者相承謂斗杓所指據逸周書周月云是月斗柄建子
始昏北指也但恆星右旋有歲差虞夏與周已差一次至今
差二次故祖冲之云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指而
戴震因據周髀北極躔機四游說之顧觀光又考而明之謂
周髀者繪圖之法也其圖皆借象非實數也以黃赤二極聯
為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指一星以為識命曰北極躔

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
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

而起也范注用杜預者最多此以杜
預曰著於下其實上二句亦杜語 雖無事必舉正月 補曰

日雖詞兩設也疏曰此言無事直據正月無即位之事非是
通一時無事文丞案雜記曰過而舉君之諱鄭君注曰舉猶

言也又史記載書湯誓稱亂為舉亂士相見聘禮檀弓注謹
並曰稱舉也則舉亦訓稱矣說文稱字爾雅稱字皆訓舉謹

始也 謹君即位之始補曰於文無即位之事而當時實有其
事所以正隱是申足此義也莊閔僖之元年皆空書正月皆

以明其實即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未即位矣
不釋春者月繫於時史之常文也夏正建寅殷建丑周建子

孔穎達謂月改則春移是也 不釋王者亦史之常文謂此建
子之月乃周王之正月無他義也唯桓元年之書王有謹始

之義與諸公不同故彼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
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

飾經義不可援以說傳也凡傳言謹者皆謂詳其文以慎其
事凡傳專釋經之取義如言謹則明君子脩經取義於謹也

春秋之道義一言以蔽之楊雄謂說理莫辯者是也夫子言春
明義理十一卷皆同鄭君謂穀梁善於經啖助謂穀梁意深

是壽經釋義扁 穀梁補注一

是壽經釋義扁 穀梁補注一

陸涓孫覺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精密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學其論春秋家曰穀梁尤好皆不易之言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補曰左氏賈逵服虔注經乃有不善穎容亦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也凡傳多設疑問辭自易文言傳已有此體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補曰注豫探下為說志意也言成者桓弑而讓事不成特成之也杜預謂諸公不行即位之禮劉敞極辯之戴震曰凡以不書即位為不行即位之禮者非也杜氏以為雖不即位而亦改元廟與民更始夫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位者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繼故者視朝然後即位亦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焉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為自掩之計以治斯獄使繼故不即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為忍於先君桓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哉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即位也君子脩春秋於隱不書者終隱之身自以為攝不忘先君之志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表微於莊閔僖不書者繼故即位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

者宜有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隱為繼正之變文莊閔僖為繼故之正例桓宣亦是繼故而書即位以莊閔僖之不書即位者比事類情是為忍於先君是又繼故之變文也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嘗立桓為大子然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為攝主禮也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為大子於君臣之體者魯之禍惠公啟之也明乎嗣立焉安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君下言公互辭補曰明隱雖行即位之禮而意不取為魯之公如未嘗即位也君公雖是互辭而公字是經書即位之文故必出於下君之取為公何也得有不取為公之義將以讓桓也補曰將俟自謂讓桓正乎曰不正義以長桓幼補曰不正者言君子之取乎荅言不以為正也下言善則其不正也問春秋以讓桓為正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是即春秋不正隱讓之微文也正之訓是也定也直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如正月隱讓所以為不正者下是詩經釋賁扁穀梁補注一

所云成父之惡廢兄弟之倫忘君父之命以行小惠春秋成其義多端而兄弟之倫為主故注專以長幼言之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之理以明之下既以隱為善又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惡其不正恐人不信故亦言春秋也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

以惡桓也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其惡桓何也補曰陸德明音義曰弑桓弑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

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而隱善故善隱以惡桓中足上實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意上言美下言善者朱子所謂善者美之信

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用補曰鄭君士相見禮注曰字也韋昭國語古文仲作信儒行注曰信讀如屈仲之伸假借注曰信古申字

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補曰與子通惠公以再娶仲子之故嘗欲立桓大圭曰仲子不得為夫人則桓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補曰既終也毛詩傳曰既者終其事鄉飲酒禮注既卒也爾雅卒既也義皆同惠公終不敢以仲子為夫人故終不立桓為世子以隱是長庶故以與

隱案左傳隱母聲子為繼室有諡桓母仲子雖再娶無諡是知桓母但有手文之祥曰為魯夫人惠終不以為夫人明矣

公羊不知惠欲與桓後終與隱乃謂桓以母貴當立諸大夫以隱長權立隱隱為桓立故欲反之桓開卷之初便失事實

左傳言隱立而奉桓言攝亦不明言惠之終立隱而隱不宜為攝蓋由魯子孫皆桓之允史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書不盡其辭而左氏因之歟

桓補曰已隱也爾雅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補曰成兄弟天倫也兄弟天倫也補曰成兄弟天倫也兄弟天倫也補曰成兄弟天倫也

是壽經釋賣扁

穀梁補注一

四

據終也齊陽生正茶不正春秋不以陽已廢天倫而忘君父
生君茶猶以茶受命同之正君況隱乎
以行小惠曰小道也父補曰小惠非義也小道非道也邪也

日者目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補曰千乘之國大國也古

者賦也詩魯頌言魯制曰公車千乘毛傳曰大國之賦千乘

陳奐疏曰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日

匹馬五牛四三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日

二頭甲士三大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說云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

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

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

四甸為縣出四乘四縣為都出十六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

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井邑丘甸縣都出賦法

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為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說一說

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一說以一乘三

十人計之千乘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

不同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明不同也文烝案

包咸論語注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千乘也何

休公羊注亦曰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

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其說又異又詩言公徒三
萬鄭君箋以三萬為三軍鄭志答臨頌以為二軍鄭志是也
說見襄十一年許慎五經異義曰公車千乘謂
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 蹈道則未也
未履居正之道補曰二句又申小道義也疏曰伯夷叔齊及
太伯等讓國史傳所善今隱讓國而云小道者伯夷為世子
其父尚存兄弟交讓而歸周公父沒之後國人立其中子可謂
求仁而得仁故以為善今隱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
託百姓已歸四鄰所與苟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義開
篡弑之原啟賊臣之路卒使公子翬乘釁而動自害其身故
謂之小道至於太伯則越禮之高以興周室不可以常人難
之文烝案疏說是也傳以成志之文著而不正之文微故詳
言以明之昔楚子發克蔡辭賞荀卿子譏之日反先王之道
亂楚國之法抑卑其後世以為私廉與傳論隱讓相似師徒
之說可以互證後來惟柳宗元論董安于能得荀卿之意而
傳所論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備焉實夫子之遺意也
葉夢得曰三傳釋經各異穀梁之言述實惟能察事之實所
以能盡經之義家鉉翁曰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
門高第述之為傳千古一大條貫也又曰穀梁之義無以加
矣葉氏家氏所見甚是讓美則成之惠小則不正之此董仲

舒所謂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而史記世家云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司馬相如又以春秋義理繁茂比之林藪即開宗之章可見矣抑愚因以見穀梁文章之工隨輕重而曲直之所謂甚峻而可以厲其氣者蓋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公者白虎通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

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

侯之禮伯子男皆在也孔穎達曰五等皆稱公禮之常也汪克寬曰燕禮大射儀聘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

又以名篇則謂君為公周之制也說又見僖五年注曲禮曰

涖牲曰盟傳曰盟國之重也何休曰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

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范注諸說地名皆本杜預

○撰異曰邾公羊作邾婁終春秋皆然婁力俱切邾人語聲

後曰婁或曰齊人語禮記檀弓同國語孟子諸書謂之鄉昧

从目从午未之未左氏作蕞紫楚唐蔑亦作唐昧與鄭謏蔑

皆字明說文蔑勞目無精也昧目不明也二字蓋古通昧以

午未之未為聲莫蓋切別有味字以本末之末為聲莫達切

目不正也非此字王引之以廣韻校正說文玉篇考之詳矣

諸稱二家與此異字皆據今本并陸德明音義陸渚纂例其

或與今不合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內謂魯也補曰公羊爾雅

乃各出之及者何內為志焉爾皆曰及與也及者期定於

我而彼來會我我及之也故曰內為志是魯上而儀字也父

外客也用兵言及者亦然何休曰焉爾猶於是也儀字也父

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補曰注釋

傅非也傅讀為夫毛詩傳曰夫傅相也鄭君郊特牲注曰夫

或為傅明夫傅古通用士冠禮記章甫鄭以為表明丈夫又

云甫或為父古書甫父亦通用傳言父猶傅猶曰甫猶夫以

其非本訓而義相近故言猶耳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為

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多加父名或加夫也邾儀父左

傳曰邾子克也案周有王子克字子儀楚鬬克亦字子儀宋

未嘗命於周也

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補曰左傳曰未王命

山川土不日其盟諭也

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七年公

田附庸不日其盟諭也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七年公

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

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

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

時月蓋本魯史舊文豈有例當具日月者而史反遺之後儒
 又以當日月而不日月者槩目為史闕文不知夫子所據策
 書如夏五之屬者甚少傳惟於夏五言以遠傳疑不可悉援
 此例也舊史有曰君子以後之渝盟追去日者凡春秋之文
 屬辭比事前後相顧彼此互明斯乃大聖制作之義非以為
 史法也必以不日見之者隱之渝盟遠在七年不去盟日無
 以顯之與定三年盟拔同義皆所以重盟約之信貴邾魯之
 好桓十七年盟趙衰二年盟句繹則一二年間即背盟好其
 為惡事昭然易知故還依公大夫盟書日
 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復發文也
 昧地名也補曰公羊曰地
 期也疑此亦當為期
 涉後文宿邑名而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有徒眾攻之為害必深故謹而月之

君子改從時例志者蓋來告說見後三年○撰異曰陸渚春
 秋纂例曰克公羊作地案今公羊不作地趙匡引汲冢紀年
 鄭莊公殺公子聖說
 文至讀若兔鹿窟
 克者何能也補曰爾雅同何能也能殺也補
 訓殺公羊同爾雅曰剋勝也又曰勝殺克也是亦同也傳何
 合能殺二字以解克字依說文別有从力之勉古祇一字何
 以不言殺補曰據殺世子見段之有徒眾也言鄭伯能殺則
 母弟皆言殺

知段力強盛唯國君能殺之補曰傳解克字非解鄭伯字
 注非也傳言段有徒眾變言克以見之即左傳得僖曰克之
 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者也凡傳解經言見者皆謂經
 文所該使人望而可知是所以見之或言著者亦見也段鄭
 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補曰知亦見也周秦之書多以知
 知呂氏春秋曰文侯不悅知於顏色
 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
 經文雖隱皆有所見問何以見之

目君知其為弟也

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補曰目見

大夫公子則直稱國而不斥見君故目君則明其為世子母
 弟不嫌段是世子者非所嫌也高樹然以為大夫公子對國
 言弟世子對君
 言屬辭之審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

也補曰何休曰貶猶損也文烝案凡言貶者皆謂有所卑損

後儒泛以衰貶作美刺字解非也疏曰叔肝為賢稱弟則

不賢去弟乃是其常而云弗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佖
 夫以無罪而稱弟今段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
 相殺之例與尋常異故知去弟者貶之也文烝
 案傳解弗謂弟又稱弗謂公子者連類并言之段失子弟之

道矣

補曰失道故貶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

弟以目君為例者皆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

是甚其惡此亦從例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

殺也雅曰慮謀也思也墨子經曰慮求也雍注取左傳譏失教為

說理固如此非傳意也傳但據殺弟言之處心積慮成於殺

者即上文能殺之謂與殺伎夫言忍親于鄆遠也猶曰取之

言甚之正同譏失教之義自在其中矣

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鄆去已遠

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然則為鄭

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補曰又以謹地見甚也

伯者直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

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

掩賊為藏注首二句本公羊他處文案傳及公羊並以為鄭

伯殺段左傳曰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其

父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杜預謂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

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杜意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做則

以為實見殺左氏誤也今考左傳五月之文在伐諸鄆之下

與經似不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咺名仲子宋

明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為君賵當稱諡成風是也

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諡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

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

賜例時書月以謹其晚補曰天王義在莊三年傳注首二句

公羊杜預語公羊又曰曷為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

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

之屬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

十有二人左傳載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

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文孫案孔說得之服虔說左氏

以為宰夫而孔穎達引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

其幣器財用以為既掌用事或即充使其說甚核但服孔依

皇清系角系

穀梁補注一

八

有六句本鄭君釋廢疾見雜記正義鄭意謂經原其情故不
 如文五年之榮叔不言來耳傳例來者接公之辭言之者緩
 辭爾雅曰之閒也杜預曰歸者不反之辭何休曰言歸者與
 使有之辭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無當相通文承案舊史
 歸贈之屬皆月母以子氏故以子為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
 君子或略之補曰明以惠公氏也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為桓
 孝公之妾也公母謂兼歸二贈今穀梁獨異者疏曰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彼不先書成風明母以子氏直歸
 成風祔而已成風既歸是僖母此支正與彼同知是惠公母也
 鄭釋廢疾亦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為君則知是惠公之妾
 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鄭云亦為仲子者
 以左氏公羊言仲子桓母故也然則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
 宋女何為不得並稱仲子也文烝案疏申鄭確矣左氏公羊
 但知桓母為仲子而桓母仲子不見經者也桓母不知沒於
 何時即沒於桓時而當時猶未敢立妾母為夫人史不得書
 薨書卒書葬故經無文也自成風以前妾母無為夫人者故
 隱母聲于桓母仲子閔母叔姜卒葬皆不見經也隱於妾祖
 母則考宮以尊之彼三母者又無追尊之事焉禮贈人之母
 疏引歸祔為證公羊於彼亦誤以為兼二祔禮贈人之母
 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補曰不知天王
 為是贈人母耶

贈人妾耶君子受之謂是贈我惠公之仲子從其可辭也昔
 孟子受宋薛之餽金於宋將有遠行而辭曰餽贖於薛有戒
 心而辭曰為兵餽皆以可受而受此能以春秋決事者矣凡
 言君子者謂脩春秋之君子也孔門或稱師為君子故論語
 曰君子不以紺緞飾君子温而厲也易詩書儀禮屢言君子
 蓋伊尹所謂君國子民是其本義而孔子對哀公言君子者
 人之成名又其轉義也凡傳解經多言辭經之取義皆以辭
 見故此曰可辭二年曰專行之辭三年曰內辭外辭此類不
 可悉數知其辭則知其義為讀經之要法實脩經之本旨其
 也辭之正字作詞依說文當作書書者意內而言外也其
 志補曰志記也凡傳言其志者猶公羊言不及事也常事不
 何以書何休曰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不及事也書補曰
 荀子曰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贈及事禮之大也此不及事
 故志不及事者鄭云仲子早卒范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是也
 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之耳惠立凡四十六年或卒在惠
 之世亦未可知矣時因惠公之喪贈仲子必贈惠公可知此
 年無葬惠公文左傳謂十月庚申改葬又必贈惠公為緩杜
 預以為惠公葬在春秋前明惠公之贈亦不及事傳必以為
 一贈非二贈者贈諸侯自是恆事例所不及事與否非所
 論也若然贈諸侯雖不及事不志贈諸侯之妾母雖及事亦
 志傳以妾母之義易明不及事之義未著故就一邊言之也
 注言常不書是也但以及事為常事非也常事不書本公
 是青徑釋賁扁穀梁補注一

羊語依傳則當言恆事不志傳言恆公羊言常傳言志公羊
言書以恆為常者避漢諱也公羊於田狩祭祀兩言常事不
書此史例本為恆事而經因之也傳於公出親迎言恆事不
志此經改從恆事之例而傳特言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
之屬為恆事全不志者也公出親迎之屬為恆事贈者何也
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志也推校全經一可見

乘馬曰贈衣衾曰毳貝玉曰舍錢財曰賻四馬曰乘舍口實

夫以上至天子也士不備四士喪禮下篇公賵元纁束馬兩

是也公羊曰車馬曰賵荀子作輿馬孔廣森引雜記諸侯相

賵以乘黃大輅明亦得有車也衣者兼裳為言衾被也士喪

禮小斂絞衾祭服散衣九十九稱大斂絞衾二君毳祭服

散衣庶毳凡三什稱喪大記以為大夫五十稱君百稱毳之

多少無以言之貝水物古者以為貨玉者蓋璧也飯以貝含

以玉通言之皆曰含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此所謂飯用米貝傳不言米者米非所歸也周禮天子不飯

貝而有飯玉鄭君曰碎玉以雜米白虎通則云天子飯以玉

諸侯以珠大夫以碧玉以貝也周禮有含玉鄭君謂柱左右

巔及在口中者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

徒具含玉又聲伯夢食瓊瑰為含象則大夫含兼珠玉矣錢

者金幣之名以銅為之所以買買物通財用故曰錢財先儒

說泉布以為藏曰泉行曰布泉錢古今字但據周禮泉府鄭

眾注云故書泉或作錢則疑錢為正字泉為假借字非取水

泉義也何休曰賵猶覆也毳猶遺也賻猶助也案四句通釋

經例荀子書略同又云玩好曰贈又云

賻贈所以佐生也贈毳所以送死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謂

夫也補曰章昭國語注曰卑微也左氏劉歆賈逵說春秋之

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顧容以為再命稱人至劉敞則謂三

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案此皆無以言之凡非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一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補曰何休曰此宿非國故辯之左傳後

日十言有二者起十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杜預釋例說有

年有鸛鵲之等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為比然則有與又異

○撰異曰祭邑字汲豕來者來朝也補曰以不稱使而其弗

謂朝何也寰內諸侯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

為寰寰古縣字爾雅曰侯君也王官各君其采地故亦稱諸

侯雖為諸侯不全為國故書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明采無

邦名散文或通言耳左傳周公之允有祭有凡文之昭有毛

氏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

男元士視附庸此言采地之制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

孫或云采取其邑之租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或云采官也

因官食地故曰采或訓為供王事或訓種菜前二說近是國

語晉文公屬百官大夫食邑士食田官宰食加周禮有賞田

有加田有士田士田即孟子王制之圭田三者又皆在采地

外總之天子之士以上皆有采地春秋稱氏者皆以采氏

矣九年傳曰季字也則伯叔皆字也定十四年傳例曰天子

之大夫不名明白下大夫以上皆不名與書卒者異例但公

羊以渠伯糾為下大夫則凡直稱伯叔季者當是上中大夫

此祭伯蓋上大夫祭氏前有祭公謀父後又有祭公皆為三

公則此來朝者當為卿即是大夫也經又有稱父稱子者

穀梁公羊無明文以意測之稱子者上大夫稱父者通上中

大夫稱子者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補曰言會不正其外交故

弗與朝也補曰與許也後皆同使人聘則不與使自來朝則

或言不正其云云或言非正也皆以聘為鏃矢不出竟場東

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聘遺所以結二國之

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補曰疏曰麋信云聘問也古者以

弓矢相聘問文烝案若鄆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

之鏃孫炎曰金鏃斷羽使前重也考工記曰鏃矢參分一在

前二在後毛詩傳曰鏃矢參亭方言曰關西曰箭江淮謂之

鏃又曰凡箭鏃廣長而薄鏃謂之鏃郭璞謂鏃即今之鏃箭

也竟場者疏曰竟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文烝

案詩曰疆場翼翼毛傳場畔也廣雅疆場隄畔界也孔穎達

謂田之疆畔至此易主名之為場義與此同古祇作易字故

是青徑卒賣扁

穀梁補注

二

束脩之問不出竟王引之曰至篇貳並也左傳注貳敵也天子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並相敵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范注楊疏以不稟命自專為貳禮記正義又解為二心皆非其訓文烝案聘遺器物比並至尊即專命之事也六句申言不得外交之義兼王臣及諸侯臣

公子益師卒

補曰孝公子眾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之子稱公孫案此不去氏義在後

五年大夫日卒正也之故錄其卒日以紀恩補曰許桂林曰

正者言常理也常例也文烝案大夫日卒諸侯日卒傳皆曰正也又曰葬時正也日試正卒也子卒日正也又他釋經每曰正也重悉同解而其事各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補曰疏

異注前四句左傳晉屠蒯請不日卒惡也曰益師之惡經傳無文蓋春秋前有其事糜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所言亦無案據也文烝案此傳發通例也凡大夫書卒者公家皆有恩禮施焉而後史書於策晉荀盈卒未葬平公飲酒

作樂而屠蒯諫知當時卿佐之喪君為之變有常禮矣至君子脩經以日不日分別見義仍其舊而存日者為正變其例而去日者為惡而正與正惡與惡又各有別則又有賢之疏之之文或并沒其卒皆據舊史而加損之若柔溺單伯之不卒則史所本無也

二年春

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正者下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

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王承春而下屬於月表年始事文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放此公會戎于潛南蠻北狄

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注爾公會戎于潛東夷西戎皆氏羌之別種潛魯地會例時補曰曲禮曰諸侯相見於卻地曰會左傳曰會以訓上于之則制財用之節戎直以號舉

者啖助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注南蠻二句本杜預杜元交曰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杜此言甚當凡春秋之戎狄夷蠻皆在禹貢職方九州之內非爾雅所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也八荒之內為四海四海之內為九州五服胡渭說禹貢曰古所謂中國者甸侯綏三服之內為九州五服胡渭說禹貢曰古所謂中

不治也胡說是也舊史會皆具月○撰異曰陸涓纂例曰潛

公羊作岑案今公羊不作岑書禹貢注
 潛毛詩養魚之潛史記韓詩皆作涿
 會者期定於彼而我往會彼故曰外為主是魯客而外主也
 凡會而復盟者如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及宋人盟于宿此類
 皆內為志也若後文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則外為主也
 而不盟者此潛之屬皆外為主若是內為志文不得稱及以
 會其書之則曰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棠邾子來會公
 傳發內為志外為主之例則用兵從例可知故四年伐鄭十
 一年入許皆不發傳知者慮察安審危補曰疏曰謂卿為
 補曰疏曰謂卿為司仁者守謂卿為司空司空主守也文丞
 馬司馬主斷制也仁者守謂卿為司空司空主守也文丞
 案慮行皆言出竟也守言守國也大戴禮虞戴德荀子書並
 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又曰虎通曰王
 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毛詩傳曰使文武之臣
 征伐與孝友之臣慮內謂非吉甫張仲也○仁者守之為守
 國猶論語仁能守之莊以泄之謂守官泄官也易繫辭傳何
 以守位曰仁語意亦同矣穀梁子諸言仁者皆朱子所深愛
 之德言則如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晉白季
 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書管仲曰語
 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此類乃眾善之大名不可槩論

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

補曰言國有此三者之臣或從君出或留居國然後君可會諸侯春

秋盟會雖多三者得人則魁傳蓋引古書成會戎危公也

文通為凡會言其正法乃春秋文外之意

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補曰注非也此與上五句文意

不相屬乃專解經志會戎意也以華會戎事有可危史有其

文君子取其義也注誤連上為說疏申之曰人君之行二卿

從一卿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桓公無三臣之策而出會齊

侯身死於外故後桓十八年重起例明其不可是以此注云

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兼為桓公生此意楊氏說

亦明暢其實非傳意也又曰此既危公而不月者徐邈云會

戎雖危有三臣之助不至於難故不月也文丞案范注既誤

以無三臣為危徐尤失之戒而

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例時惡甚則曰次惡則月他皆放此補曰

居也稱人者小國無師無大夫非君將則以稱人為常皆從

微者之文皆是微之與下鄭人略有異也舊史入皆具月日

入者內弗受也謂凡稱入者是內弗受之辭注非也言入則

不以罪向我邑也自魯而言故曰我也補曰左傳以此為向

是青經釋賈扁 穀梁補注一

譙國龍亢縣東南之向城於今為鳳陽府之懷遠縣地而莒
為今沂州府之莒州相距且千里葛爾之邦懸師遠入事必
不然顧炎武引于欽齊乘說以為沂州西南一百里之向城
鎮即後篇城向盟向取向之向於今為莒州地是矣呂大圭
曰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文烝案諸伐內邑直言伐
我某鄙常文也言伐某鄙又言圍郟圍成變文也直言入向
尤變文也其說見上舊史
當先言伐某鄙後言入向

無佻帥師入極

二千五百人為師補曰無佻公子展之孫師者

周禮人數非也說見襄十一年此事蒙上月○撰異曰佻左
氏公羊作駭後同奇佻非常與駭聲義皆同也帥公羊作率
終春秋皆然公羊於帥師字本皆作率師而唐石經公羊入
此作帥僖十五年作率以後率帥錯出皆由轉寫亂之

者內弗受也極國也

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傳例曰滅國有

也內謂所入之國非獨魯也補曰疏曰內弗受復言之者恐
內外不同故兩發以同之文烝案內滅皆諱言取此言入者
蓋欲與入向連文說見下公羊入取並為諱孔廣森以為易
曰取難曰入孔意以帥師為文則不得但言取頗得其辭未
盡其義也入向為邑入極則為國故傳特備文賈
逵說左氏以極為戎邑非也舊史凡滅皆具日 苟焉以入

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

補曰此合上入向言之我欲入極則

見至隱之教也志動而機應此經屬辭比事之旨也凡外來
伐者皆言伐我某鄙今特變言入向以顯茲義然則入極變
取言入實為此歟春秋亂世日尋于戈受師出師內事先見
若同常文無以寄義故因連文書人蓋曰天道好還貪兵必
死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乃治國之要道開篇設戒餘從同矣
春秋以一心正萬心傳諸解經曰探邪志曰處心積慮曰以
人人為志此類皆卓絕於左氏公羊
之外呂祖謙曰史心史也記心記也 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補曰公羊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考左傳無駭死而後命為
展氏則史本無駭不書展無駭也君子脩經大夫例稱氏
左傳無駭才官司徒也當追氏之使經例前後畫一今不追
氏是知為滅同姓貶之抑或左氏命族之文不可依用矣後
漢書李固曰春秋衰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案貶
無佻即所以譏公也不從隱不爵大夫去氏者後卒從例則
此處稱氏無所嫌也滅同姓
為伐木說具僖二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傳例曰及者內為志焉爾唐魯地

會非一事也上是外為主會而不盟此是內為
志會而復盟與桓元年盟越同又論之於彼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

古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不親逆則例月重錄之親迎則例時補曰

左氏作裂繻逆女親者也親者謂自逆之也補曰何休曰禮

陸渚曰誤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徐

彥曰即書傳夏后氏逆於廟庭云云是也文烝案亦即詩齊

風之俟著俟庭俟堂蓋齊魯韓使大夫非正也補曰非正故

三家義也著即戶三家作戶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

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

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齊無知之徒是也若庶

姓微臣雖為大夫不得爵命無代位之嫌既不書其氏族當

知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別之宋萬之倫是也履綸以名繫國

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

年宋不書逆女以其逆者微今書履綸亦足知其非卑者公

羊傳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舍族之例

或厭以尊君或貶以著罪此傳隱公去即位以明讓莊公去

即位以表繼弑文同而義異者甚眾故不可以一方求之補

曰交接於我者謂交接公也注論國氏之例非傳意也傳言

為其來交接於公故進之言紀履綸明從小國無大夫例也

小國無大夫者雖是大夫皆直稱人與列國卑者同例若有

不可不目言者則不氏而直以國氏亦與列國卑者同例履

綸之進所謂不可不目言者也傳唯於曹莒言其無大夫以

曹莒之列盟會次於許長於邾滕以下言曹莒則諸小國該

之故何休言紀無大夫最為得旨而范乃以宋例紀謂履綸

非卑者誤矣在紀則履綸非卑者故書之在春秋則履綸亦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補曰公羊杜預語也何休曰不

案女子許嫁則稱字見儀九午傳凡女子不以名行若曰與

女簡璧則紀述之辭也曰君之妾棄則謙抑之辭也曰請使

重見則親昵之辭也何休又曰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

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

也內女歸例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嫁而曰歸明外屬

外至反謂為夫家所遣補曰左從人者也補曰從者從其教

故稱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

行必有從也

補曰此承上備言之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

是書經罕賣扁

穀梁補注一

左

母魯之母師齊杞 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

梁妻傳皆略同 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補曰疏曰麋信云不稱使

人至并稱逆者此直云伯姬歸故問之下云吾伯姬者似若專行也謂決魯夫

歸故志之也明佗逆者不足錄或與內夫人至異也其不言

使何也怪不言使履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君不親迎而

微也既失其夫不復稍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綸也補曰逆女

本無使道使則逆之道微矣故不足道此道言也稱也趙訪

曰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稱使是制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地補曰不日例在後八年傳○撰異

引汲冢紀年同此左氏謬而竹書因之也趙氏曰左傳云

魯故也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明不足據 或

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

二伯春秋時曰王官伯曰侯伯又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一州之長為牧亦曰伯即方伯也 伯先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為伯而先補曰此兩或曰與下

伯先也八年異師並疑之傳亦並載之非以前說為較長也

傳於師所授 無疑信皆存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例曰夫人曰薨從夫稱補

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何休曰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

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何休又曰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

同例 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補曰夫人者

也常處者小寢也說見莊三十二年夫人者

隱之妻也補曰隱稱公故妻稱夫人隱雖將讓桓猶在君位

仲子桓未為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為隱母則

隱見為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為書夫人子氏薨

也 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葬

并去其夫人之葬明亦非以為史法哀十二年疏曰隱夫人

非卿將言將卑也稱人則將卑可知不稱師則師少亦可知是其常文也若將尊而亦稱人文以前則有之疏曰文承月下者日月自為魯夫人薨文烝案舊史伐皆具月君子略之從時例

三年春王二月

補曰何休以為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所以通三統漢書律麻志述劉歆之言亦云春三月每月書

王元之三統也今宜從上二年范注為是漢儒說不可依用

在夏殷皆是王正月耳既言二月三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

則王為周王明矣孔穎達已有是論

行遲一歲一周天一月一月一歲凡十二交會然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夫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

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

用幣之事京房易傳曰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為

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

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為消也補曰大戴禮誥志孔子

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漢書天文志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凶有逆行日

不食朔月不食望唐書麻志一行之言曰小雅十月之交朔

月辛卯虞胤以麻准之在幽王六年開元麻定交分四萬三

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書交會而食數之常也然而

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

有之矣若遇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

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麻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

休明日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

之所由生也又曰黃初以來治麻者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

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

求是專於麻紀者也以戊寅麟德麻推春秋日食大最皆入

食限於麻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

限者不必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麻當食半強自

異伏或推術謬誤也荀或善其言日竟不食此足與一行說相證矣堯舜禹時歷年多無日食左傳引夏書乃有辰不集房之事楊簡之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并哀十四年為三十七而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東漢而下轉益加數或一歲而三食大約世愈降則日食愈數此大運盛衰之候與其他災異不同趙汭之言也杜預謂唯正陽之月伐鼓用幣者本左氏說蓋未可據諸日食皆為記異通謂之災左傳晉士文伯論弭災之政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日從時京房所論其意相近范於諸災異所引用易傳五行傳月令穀梁說及劉向許鄭等語頗甚用意以其有理皆當存之皆可不必深論具說於後九年傳○撰異曰食本亦作蝕後同左氏同諸稱三家別本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補曰凡食晦日者范以為皆即本月書日者並以為閏月徐邈以為皆是前月之晦疏引徐曰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明也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此已巳正月晦也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李廉曰徐說是也文烝案日食必在朔故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但當時日官日御失厯以為前月之晦故君子書後月以正之謂如此已巳食者乃二月也非正月也桓十七年十月食二日亦厯之失故不言其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也非二日也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五月皆食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言朔以明之也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於此見焉當時所以有失厯者蓋厯家有平朔有定期自後漢劉洪乾象厯以前皆用平朔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者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或失之也君子正之即定期之理也凡日食三十六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為二日以夜為晦誤矣杜預長厯推此已巳乃二月朔又一辰大衍厯推宣八年七月甲子朔日食長厯推宣十年四月丙辰朔是年閏五月大衍厯亦推四月丙辰大日食又長厯推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此四條其日有食之何也補曰音律吐者外壤食者內壤皆合徐說

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於內補曰疏曰壤字為穀梁音者皆為傷徐邈亦作傷糜信云齊魯之間謂擊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蓋如糜信之言也文烝案壤亦通作場坤倉云場鼠也郭璞方言注音傷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今日闕損而不知壤之有內辭也或外辭也邵曰食者內壤故曰內辭吐者外壤故曰外辭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壤也而曰或外辭也穀梁補注

者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
 之康亦無其事補曰邵注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辭指吐
 非經所宜書也饑康之不書包於饑中亦非無其事也此二
 句蓋言有為疑辭與或字同例但有之疑為內辭其辭較者如周易或躍在
 淵之類文言傳云或之疑為外辭也是也若通言之其義不異
 故周秦漢人之書有與或多同用管子曰或者何若然者也
 墨子曰或也者不盡也君然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
 八年傳曰十有一匹曰有為諸有字發例此則別為一例故
 即經所無之或字分內外辭以明之內即上下文內字外非
 外壤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以壤不見於外補曰此申
 外其賊在內言之亦緩辭尊而詳之案詩小雅曰十月之交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明古人文例如此史記秦本紀厲其公
 三十四年召食昭襄王六年山食書晦莊襄王三年四月日
 食凡日食三見六國表秦厲其公五年日食惠公三年日食獻公
 躁公八年六月日食簡公五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書晦
 三年日食書晦十年日食十六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書晦
 莊襄王二年日食凡日食九見此十二文皆直書食其不言
 不云有食之蓋據秦記舊文失魯史立文之法矣
 食之者何也補曰疏曰不言食之者謂不書月食日食文烝案
 焦贛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家人

之小畜團知其不可知也爾雅說文智舒字墨子經曰知

團作果果知其不可知也爾雅說文智舒字墨子經曰知
 材也經說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此今去聲字也又經
 篇及莊子並曰知接也經說曰知也者以知其知過物而能
 之此今平聲字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末知字亦音智為是于寶周易注引傳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者智也王念孫以為古書智慧之智或作知知識之知亦或
 作智據墨子他處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
 諸書有以智為知者二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
 殆不然矣何休以為不言月食日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
 言日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不其說又非也
 日日月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不其說又非也
 為不宜有益依放一月又聲其引經既行月字其說又非也
 之本義則與知其不可知之一公之義而失之至以月食日為有
 指矣許氏書往往有傅會字義穿鑿字形者不可不察○春
 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史法之舊也案詩小雅曰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日月食則
 常也此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滅矣此足明陰陽尊卑之
 義齊履謙以為常者謂常數時月食已此有術可推故春秋不
 書夫安見古人必不能推日食乎此言似是而非說又見襄
 二十一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補曰史記名宜曰幽王太子或作宜咎曰者蓋以明正傳於下諸侯發例天子當

亦同矣王崩九皆日不書葬例在莊三年傳高曰崩梁山厚曰崩沙鹿崩補曰墨

也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補曰何休曰崩大毀壞之辭卒猶終也其

崩之何也補曰問魯春秋以其在民上故崩之書崩君子從

而取義焉何休曰其不名何也補曰據諸大上故不名也夫

為天下恩痛王者其在民之土故無所名補曰大上者

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大在民之土故無所名補曰大上者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

楊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聲子而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

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為正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

也是意也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補曰案譏世卿者公羊之義傳無

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之也或者君前臣名時嗣三當喪未

君故不名也不稱尹子者寰內諸侯不得稱爵以卒劉卷卒

亦不言劉子卷也傳言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者卿也尹

氏為卿故有世卿之說○公羊於尹氏齊崔氏並曰譏世卿

世卿非禮於黑肱來奔曰大夫之義不得世五經異義載公

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寒賢路專政犯君故經

譏周尹氏齊崔氏也穀梁傳本無此意異義云爾者穀梁家

依放公羊為之也左傳隱八年眾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異義載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也文烝案左

氏與公羊有同有異而左氏為備言卿大夫不世位是其所

命曰士無世官皆其證也言子世父祿賢則世位又論世功

官族是其異也商書盤庚之誥曰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周

易訟六三曰食舊德許慎以為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

食舊德者謂食父故祿詩文王篇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毛

傳曰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鄭箋曰謂其臣有光明之德

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又緇衣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

為周司徒毛傳曰有德君子宜世居卿止之位焉又千旄曰

在浚之郊毛傳曰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又裳裳者華序

曰古之仕者世祿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論語曰

與滅國繼絕世許慎以為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孟子曰文

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又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此

類皆左氏之證也公羊不言得世祿與否而王制曰內諸侯

是皆經解實扁穀梁補注一

祿外諸侯嗣又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蓋謂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并祿不世疑公羊意亦相同是一偏之說也大氏古者官人之法本與封建相輔故子得世父祿賢則并世位其有大功德者則世世在位所以差別取舍貫聯邦家天子諸侯實無異制溯夫盤庚之誥則知周因於殷迨春秋以來尤唯貴戚世臣是賴雖以罪誅皆不絕世積貴所在人望有歸陳亮嘗言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使人君皆得魯季友叔肝齊高子之倫而用之則亦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愚謂陳氏此論最為明通設以夫子為政於天下亦必仰稽前典俯順時宜庶姓雖參世臣自在作經垂訓何轉致譏穀梁子解末殺大夫言司馬為祖之位此正春秋不譏世卿之驗而漢世穀梁家乃用公羊為祖之位此正春秋不譏世卿之驗而漢世及始皇而世國與世家並廢天下大勢於是一變學者習於後世情事則必以古制為疑傳既隱約三朝記等又不備故詳論焉公羊之書言母以子貴言大夫不世及國外大夫不君九世猶可復讐之等皆秦人之法戰國之論也

卒此何以卒之也
補曰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
 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補曰傳言

秋武氏子來求賻

天子使不正者月今無君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其稱

武氏子何也

補曰左氏後五年傳尹氏武氏並稱武氏亦止大夫歟
 天子之大夫其稱

子之大夫也

補曰何休曰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
 未畢喪孤未爵

在殯補曰五五

斷仁謂之畢喪三年問荀子書皆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也孤謂新君未爵者未爵命公羊曰父卒子未命謂武氏子之父已沒亦新嗣為大夫而新君未爵命之也未爵命不得稱其字故稱武氏子也任叔之子繫其父字此直言氏明其父已沒不得繫之既不錄父故不須加之為緩辭詩言彼留之子易繫辭傳言顏氏之子彼等皆是便文非春
 未爵使之非正也補曰使之其不言使何也

秋文例

補曰使之其不言使何也
 據桓

年天王使家父

無君也
 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補曰猶

來求車稱使

無君也
 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補曰猶

王蓋亦當稱子矣

天子諸侯並是以世歸死者曰贈歸生者

子繼父則其辭宜同此包毛伯言之

歸死者曰贈歸生者

曰賻補曰士喪禮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疑傳賻字亦當為贈荀子曰玩好曰贈也凡傳發例或有連及經外者而觀下注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有則范本已誤

正禮恆事不志歸賻歸舍歸棧志者為歸妾母又不及事耳求所以為非正者公羊曰喪事無求蓋通于下何休曰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文烝案求者徵求也定元年傳曰請也言使之求

賻又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補曰非正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補曰歸為正況諸侯於天子求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補曰得不得非已能主明皆交譏之補曰何休曰譏猶譴也非正如求婦之屬亦是也文烝案凡書譏者與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

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鄭君曰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云不

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稱亦所以相尊敬補曰注天子曰崩十四句本杜預釋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也見雜記

正義大夫曰卒對文別言之卒也壽考曰卒散文通言之卒也二說當兼之八年傳以不名為未能同盟明同盟皆名諸侯既世國名所以別之公羊言卒從正是也生不得名卒得名者蓋春秋於內為臨一國之言從大上之例於外則亦臨

天下之言也釋例言葬稱諡而言公順臣子之辭者生有五等沒則壹申其臣民之稱公羊言葬從主人是也終春秋書卒者十八國宋衛蔡陳鄭齊晉葬兼備大國例也曹許從大國例者也邾薛杞前不葬後葬小國例也宿一見隱篇故

亦不葬也滕秦前不葬後葬諸侯曰卒正也正謂承嫡補曰楚莒吳不葬皆夷狄例也諸侯曰卒正也宋繆公者宣公

之弟宣公之立繆公蓋時事宜然所以為正凡自世子適子外或立長庶或以賢或以弟及或以孫繼諸宜為君者皆謂之正天子諸侯其制悉同傳之言正者如此注專言承嫡非也諸釋經言正也者謂常理常例而諸侯卒之為正又兼有嗣立在不正之義故後傳屢言之而注家據以為說

無須分別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

前盟密引例張洽曰隱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來告故書馬驥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滅取曰奔違曰死喪曰弑殺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文烝謂外相朝聘不入例奔違下當加歸復

癸未葬宋繆公

撰異曰繆本亦作穆左氏作穆案繆者假借字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

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也弔會之事贈襚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矣若存沒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弑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公國之君喪事不成則不應書葬失德之主無以守位故沒葬文傳於宋

襄公著失民之咎宋其公發非葬之間言伯姬賢而不答其公不能愛家人之禮然則為君者外之不足以全國內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終禮宜貶者也於時諸國多失道者皆謂變故俞樾引楊倞荀子注曰故事變也是也葬具月日知其有變故不為正矣而日葬尤為危不得葬甚於月此所以為危文者繆公逐其子馮而立其兄子與夷卒致弑逆葬孔穎達曰位賤非卿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盟則云及其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王某公若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類遣卿行者皆書使名也何休曰禮天子七月而葬回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

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為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補曰注引易辭例在莊九年傳舊史伐國及取邑皆月內取邑又日君子略之從時傳曰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補曰例傳曰案全傳稱傳曰者十皆正解春秋之文此蓋出七十

子雜記之書乃皆聞諸夫子者穀梁子直用其成文故特言
 傳曰以相別當亦聞之於師也春秋繁露稱閔子貢子夏
 會子子石公肩子世子子池之倫皆論春秋或當時諸子皆
 有書也古書通稱爲傳非必說春秋之專書猶儀禮喪服傳
 引傳亦非必說喪服之專書也喪服傳稱傳曰者六其一乃
 在記中竊意記出夫子前傳出七十子後所引舊傳則出七
 十子與穀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士明伐不以
 梁書相類言伐言取所惡也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
 惡補曰舊傳發經通例也謝混曰伐而戰雖有功不若伐
 而不戰之爲善也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雖有義不若
 伐而不入之爲善也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雖以直不
 若伐而不圍之爲善也況圍不以直者乎伐而取雖以順
 不若伐而不取之爲善也況取不以順者乎凡諸侯相伐取
 書伐於前而書戰入圍取於後皆其惡也
 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補曰公羊義同注亦用
 公羊他處語春秋之始者託始也
 內外諸取邑史必備文君子於外取邑皆略去其存之者欲
 以見義外圍邑亦然汪克寬曰隱公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
 野諸侯城邑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左傳言取地而經不書
 取者甚多蓋以擅與殘民爲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汪
 氏益本陳傳
 夏趙汭說

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也祝吁衛公子○撰異曰戊申汲古閣

左氏作庚戌誤也祝左氏公羊作州下同爾雅祝州本古音
 同也漢石經公羊殘碑十一年傳弑作試字白虎通曰弑者
 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試之陸
 澹纂例曰穀君公羊皆作弑君案纂例皆本啖趙據此條則
 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無弑字諸弑君皆作殺考之陸德明
 釋文元年傳音義曰弑申志反又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
 曰弑音試舊作殺注下同昭十三年音義曰凡弑字從式傳
 本多作殺字左氏此經音義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
 之例皆放此然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即陸德明所見又
 作舊作多作之也本也竊意古祇有殺字而上殺下及敵者相
 殺讀殺短言之殺上讀殺長言之其字則皆從弑或又
 字穀梁左氏經傳所用也弑者後出之字從殺省式聲或又
 假借試字亦式聲公羊經傳所用也凡六藝羣書在公羊前
 者皆有殺無弑也其參差混亂并公羊中字亦不畫一者皆
 寫本葉本之失也釋文通部說此二字雖詳未能各從善本
 唯陸渚獨得之而此字有兩讀無兩字伯冲亦未知之今知
 必然者宋弑與東捷晉弑車皆有及大夫文傳與左傳皆言
 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明堂位言魯君臣未嘗相弑其字皆
 必當作殺者也但以諸弑字相承已久未便輒改大夫弑其
 姑沿用之而著其說於此完本又作兇字體之異大夫弑其

君以國氏者嫌也

凡非正嫡則謂之嫌補曰謂非正嗣也嫌疑也疑於君也坊記曰貴不嫌於上鄭君

本作嫌字云嫌或為嫌王引之曰嫌亦嫌弑而代之也補曰

字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弑而代之也言以嫌代正也昭十三年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列時及者內為志焉爾元年與宋人盟于宿故今復尋

之八年傳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為志非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異故重發以同之文

烝案范言有二義非也凡遇皆是不期而會八年傳言之此略耳內為志者彼來遇我我及之是我為主矣若是外為主

則當言公遇宋公于清不當言及春秋內書遇四無不言及者蓋時無外為主之事或以遇事小於會外為主則不足書

耳遇者志相得也補曰得如得大子適郢之得相得謂相親說猶史記言相中也易序卦傳曰物相遇

而後聚爾雅曰遇還也見也又曰偶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補曰君將常文皆稱君皆不加言帥師者公羊云書重是也據毛詩序時

衛使公孫文仲將

秋鞞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補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鄭言復伐是也復伐

而鞞會之經文鞞者何也公子鞞也補曰桓三年其不稱公自明故傳不釋鞞者何也公子鞞也文字曰羽父

子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注非也當云據益師強稱公子與無佞不氏不同

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

曰杜自用左傳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補曰與即豫說不宜引為注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預字士昏禮

記子有吉我與在古文作豫鄉飲酒以下古文其字皆同論語有天下而不與白虎通作預貶義公羊同謂後年事豫貶

於此也案易文言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韓非子引子夏曰春

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

明主蚤絕之推早辯蚤絕之義可無疑於豫貶之法襄五年以吳抑繼正此之比不可以史法論也史法隨時記事文有

常體自不得以後事追正前文矣孔廣森曰鞞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傳末句貶字下或增之字誤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濮陳地水名補曰孔廣森以為衛地近今淇縣衛靈公之晉宿濮水上是也季

本王夫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欲殺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補曰傳解本經并

發通例也人者眾辭下傳言之公羊曰討賊之辭亦眾辭之謂也案傳稱桓弑隱百姓不能去無王之道也而鳳韶引周

禮大司馬放弑其君則殘之以為王得討之眾不得殺之與陳遷鶴說同其失其義王討之者正以眾欲殺之故也罪非

弑逆而稱人以殺則亦孟子所謂國人之殺之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孟子言用舍殺三事於殺獨多一句又有

故曰之文知國大殺之為祝吁之擊不書氏族提擊其名而道之也補曰疏曰徐邈

古語而傳義不可易矣案墨子經說曰擊有力也引無力也音義曰擊本又作絜注

案墨子經說曰擊有力也引無力也音義曰擊本又作絜注同失嫌也非也以國氏者嫌文也擊者失嫌之文也所以得

失者為其月謹之也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其既殺也補曰舊史討賊皆月君于濮者譏失賊也即討乃

之緩慢也補曰舊史討賊皆月君于濮者譏失賊也即討乃子改從時例齊人殺無知是也

令至濮補曰殺於國者亦無知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立納入皆篡也大國篡例月小國時補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注本何

休衛人者眾辭也補曰猶言般人立者不宜立者也嗣子有

不言立補曰易稱利建侯左傳載衛之筮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故自人言之曰立某知皆不宜立宜立者則自君言之

曰公即位矣依鄭眾周禮注古者立位同字晉之名補曰名古文經公即位皆為即立傳二解公羊並同晉之名謂直名

為擊文不惡也惡謂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子朝稱尹氏得眾言公子不惡也惡謂其稱人以立之何也

也補曰公羊曰眾之所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補曰公羊曰眾之所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

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雍曰正謂嫡長也夫多

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

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

變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補曰疏曰言春秋者得眾而言

立恐理不相合故廣稱春秋以包之文烝素正者謂世子適

子長庶子也賢謂庶子之賢者也無太子適子則立長庶子

長幼鈞則立賢賢鈞則小左傳所稱周制實春秋之義諸侯固然天子亦然不得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為難文王乃聖人之權當勅業之世非常例矣又魯自伯禽以來一生

一及而檀弓載孔子言周制立孫謂大子有孫而死者春秋
宋繆公以弟繼祖為正齊昭公惠公或繼兄或繼弟皆為正
桓王之宜不拘立子之限晉悼公以君之曾孫而亦為正此皆時
有惡疾不立則又周制變通之法也若公羊何休之說有與
傳及左氏不同者公羊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
貴不以長何休曰子謂左左無子立嫡嫡無子立適適無子
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媵媵無子立嫡嫡無子
立右媵媵無子立媵媵無子立嫡嫡無子立適適無子
文家尊尊先立媵媵無子立嫡嫡無子立適適無子
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賈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
皆所以防愛爭何氏說頗詳備不知以左右媵媵之生子分
貴賤者乃公羊之誤不可用也穀梁於正不正之說持之甚
堅此周人繼體之大法春秋經世之深志注多賢二句慎子
文○姜炳璋曰書立君二衛人立晉又告於王慨天下之無
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文烝案此
又春秋文
外之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終 長洲彭清猷校 元和顧光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二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棠魯地補曰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劉敞

曰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言

如竟內不可言如劉說是也左傳以如棠出上史例非經例

注引往時例在莊二十三年傳何休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

曰觀例時○撰異曰觀左氏作矢傳曰常事曰視類是

非常曰觀 觀魚之類是補曰此引舊傳文知經文舊禮尊不

親小事卑不尸大功 起尸主補曰兼言以魚卑者之事也周禮

申士下士補曰申士二人下士四人也傳出經魚字而說之

魚即漁漁溥字說文曰漁捕魚也从魚水漁篆文漁从魚石

說文以為捕魚謂之魚魚者猶言獵者音義云本亦作漁者

依石鼓處溥為韻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漁讀如論語之

穀梁補注二

一

語相語之語周禮音義獻又音公觀之非正也補曰非禮御知此字音與水蟲本音異

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有祝吁之難故十五月乃葬補曰

例故重發之文烝案觀其謹月知其有故此故自指祝吁之難桓公葬緩而言而非以緩葬為故也有故者或亦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郕撰異曰郕公羊作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

者邑今是國郕國也補曰文與入向相似故言國以別將卑故重發之

師眾曰師書其重者也將卑謂其補曰此發全經內外通師眾內通稱某帥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帥師文以前亦稱

師將尊師少內通稱將外則文以後始稱將文以前亦稱師將少內直書其事外則通稱人皆內外前後有異未可以

公羊之例為定某西說近之矣然則文以前外稱師者其將或尊或卑此之稱師非必將也凡外用兵之稱四其例大

二十六年云人微者也亦此意也凡外用兵之稱四其例大率如此惟如齊桓之稱人稱師晉襄之稱人楚靈之稱師晉

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師齊宋之繼公而稱人則皆是特為變文傳當文十一言之猶有不著於傳

者固當推而知矣燕曹虞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苟非君將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眾寡皆以稱人為常荆徐吳於越戎狄淮夷

國同文無論君臣亦皆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無論君臣其常文皆直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

之文相準也中庸曰文埋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宮廟

尊卑其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補曰成之以絕也絕者節傳所謂緩辭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

謂宮成而祭以成之也路寢之屬初成則設盛成之為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補曰謂成之為夫人之宮也

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補曰謂成之為夫人之宮也仲子則夫人之宮矣坐而加夫人之稱曰用致夫人沒而有

夫人之廟曰考仲子之宮皆譏辭也注言立非也說見下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

子者長子之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弟及妾之子

弟及妾之子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

子者長子之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

弟及妾之子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

為楚人阮元又疑傳所稱之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

尸子非即倭或當在佼前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

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

言其始降補曰疏曰凡言初者有之意若尸子所言是復正

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文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

當言近正耳言復正非也廣雅曰厲近也此厲字或當訓近

未能用四佾亦不用八佾是始通乎樂范未得厲字之訓爾

雅厲作也郭璞引傳為說亦不可通王引之不用注疏義以

為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尸子之意天子諸公諸侯皆

以八佾為正魯用六佾則為厲譏其不當裁減而裁減也○

公羊曰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孔廣森曰前此

羣公之宮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

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

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補曰劉歆蟲災也補曰

說五行傳螟為羸蟲之孽何休以為煩擾之應杜預曰

曰蟲食苗心者羅願引漢孔臧蓼蟲賦爰有蠕蟲厥狀似螟

以為螟食是無足小青蟲孔廣森曰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蚩食

節賦食根蠹經唯甚則月不甚則時曰注非也時者七月也

書螟者散文通矣甚則月不甚則時曰注非也時者七月也

災在八九月則甚則月不甚則時曰注非也時者七月也

甚七月則不甚甚則月不甚則時曰注非也時者七月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孝公子子臧諡曰僖伯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

等語故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隱不爵命

大夫補曰其義見下九年傳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

降立於階之南鄉於廟北而命之曰一獻君

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爵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

衛成公使周欵治厘為卿皆先服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

鄭成公卒子駟稱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為先君既葬而命之

位乃得建官命晉平公改服脩官於既葬是其事如孔

說則似舊有命者嗣君皆須改命但平公於既葬即位後即

位隱之大夫雖在位而不爵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
無該氏為展俠亦非公子皆可以不氏見其不命疆之氏則
為公子稱又為繫於先君之子或為先君之子疆以先君之子而為
今君之稱又為繫於先君之子或為先君之子疆以先君之子而為
大夫是為先君之子或為先君之子疆以先君之子而為
其氏經亦因之也傳於此言則明益師亦同於彼發全經
日不日之例於此說隱篇稱公之義互相明也然則疆與
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之義而隱必無其事故
知無該俠必非公子鞏則為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莊
鞏不復敗餘悉以公子鞏則為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莊
二十二年傳稱公之重視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
貴不減大夫故雖不為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
公子愁非大夫故雖不為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
又陳公子禦寇未命為大夫曹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為大夫
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公手葛公亦未必皆為大夫
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語諺矣凡經傳中大夫故謂大夫者
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為卿故周禮序官有卿有中下大夫則
夫天子亦以上大夫為卿故周禮序官有卿有中下大夫則
無上大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圍國
何休曰以兵守城曰圍疏曰此為久圍故謹

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日月者為公子疆卒不
為圍也文烝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
此其言圍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不言圍邑
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餘邱文范襲之重也補曰公羊曰邑
非也末句本襄十二年傳得之此常例久之也宋以此冬圍
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
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
補曰久之者言春秋以為久也墨子經曰久彌異時也注以
重命愛財說不踰時義其說未備詩曰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毛傳曰室家踰時則思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則內有怨
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
女外有伐不踰時補曰言不越三月也此說正禮明宋不然
曠夫戰不逐奔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不誅不填服來服者不
時不踰戰不逐奔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不誅不填服來服者不
補曰王引之曰誅謂殺戮非特填壓之而已填讀為殄謂殄
戮之也爾雅曰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填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
盡也爾雅曰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填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
以聲近而通文烝案此言戰誅亦有仁心因論伐并及之苞
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賊去之後則可還反

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為害重也補曰王念孫曰注訓苞為制非也苞讀為俘俘取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爾雅曰俘取也漢書晉灼劉德注曰包取也說文捋取也或作抱凡從包從孚之字多以言拘人通文案詩采芣正義引穀梁作拘字信四年疏亦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依傳義也注論害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實亦不然傳言斬壞謂既俘敵又斬壞故為重耳古書釋名義之文多有此例爾雅釋饑饉荒與傳襄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傳通釋經例即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趙匡陸渚駁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左氏作渝輸者墜也補曰公羊同詩曰墜謂敗壞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墜幣焉服虔曰墜輸也則輸與墜可互訓輸又與渝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變輸盟

刺平之為言以道成也韻為訓公羊爾雅同以道者即宣十五年傳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鞏與宋云反義

孔廣森曰蓋自鞏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成而不果若所謂平莒及邾莒人不肯也文彙案墜平當人者起鄭人不肯也文彙案墜平當有兵事平例稱人故來墜平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讓也補曰艾當云齊地杜預曰

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飲至之事史不書至此即大夫不爵命而不氏之比也范意似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不正其讓成志之支正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此注當移於後艾伐邾會中邱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他皆放此補曰傳在後九年

冬宋人取長葛

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范注本杜預杜無言字則字末句作故不言鄭也言取者從易辭例兵已經年得為易者於

見易互以難於取文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與上傳久之合為一義明經意深疾之故牟婁後又志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姊至此歸者待年於

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許慎曰

姪弟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

愆期遲歸有詩云韓侯取妻諸弟從之祁祁如雲姊必少

於嫡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注本之凡姪姊

是歸而歸書嫡不書姪叔姬為姊本不得書以不與伯姬

俱歸故書此後更無不與嫡俱歸之事者或史文惟此一事

或是君子獨存此文將有末不得錄其本也許慎十五

二才之說與何林同何又云八歲備數也言姊又言媵者姪

媵從嫡皆謂之媵與左右媵無異名江有汜之詩序以為美

注親逆例時二句已見前此處無所取義宜刪去其不言逆

何也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言歸當言逆逆之道微無

足道焉爾逆者非卿補曰此二句與上二年伯姬歸紀傳莊

微謂君不親逆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使發義

逆發義微謂逆者非卿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

諸內女見例即成九年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為嫡而

不言逆之事此則為姊或本不須明逆明三處之義各不

同也方苞曰有履綸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為媵是謂二

年言逆之文以別乎叔姬特存之說似可通其實非也

滕侯卒滕侯無名自無名非貶之補曰謂匿少曰世子長曰君

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曰君

責滕侯用狄道也補曰少曰世子長曰君不以名通於外故

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稱滕文公為世子不以名通於外故

夏城中丘邱魯地城為保民為之也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

不脩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補曰立城之始意在保民脩舊

案國語注曰保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范以安訓保今

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眾而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夫保

德不以城也如民眾而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夫保

者舊有城而廓之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

者疏引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雉之制以爲諸侯之

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五雉雉之制以爲諸侯之

制是侯伯五里也先儒據考王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爲公

七里侯伯五里也先儒據考王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爲公

中五之一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為雉雉

五堵而雉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為雉雉

長三丈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

高一丈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

制也史書內城皆是益城脩舊補完有國常事非史所志

非經所譏也諸譏城者惟冬城較可義在莊二十九年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補

其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空聘束帛加書將命周禮

大行人大戴禮朝聘事儀並云諸侯歲相聘束帛加書將命周禮

中也孔廣森曰中如中一以上之中謂甲聘丙又聘何休曰

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

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

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

之以絕之所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

以正名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

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通者自通達於他國也喪

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君之子不臣諸

父而臣昆弟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范舉其概耳其弟云

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庶補曰臣之親貴者殊別於凡

曰叔胙稱弟傳云賢也此年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

二義文烝案傳於段佞決謂之母弟又昭二十年傳曰其母

兄弟在曰公足明凡稱弟者皆母弟左傳例曰凡大子之母

弟公在曰公足明凡稱弟者皆母弟左傳例曰凡大子之母

明白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亦同也若非同母皆曰

公子宋之辰地是其明徵稱弟實不止二義見莊二十五年

秋公伐邾一人而曰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補曰書王聘義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

是青經母實扁穀梁補注二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凡氏伯字上大夫也補曰左國而

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

之左傳稱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非謂凡伯惟有一人戎者

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邱衛之邑也

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

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為戎者伐中國

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補

曰疏曰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范意

或然文烝案自伐山戎以前戎名皆不別此戎即衛之戎邑

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莊公登城以望不見我州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又公踰于北方入于戎

州已氏又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邱是

帝邱北接戎州也帝邱為漢之東郡濮陽縣鄭志答張逸問

詩楚宮云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而水經注引京相

璠去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即衛

之楚邱是帝邱西南接楚邱也詩稱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

者潛虛左傳作曹字是楚邱又接曹邑也漢之濮陽今直隸

大名府之開州也曹邑為漢之白馬縣今河南衛輝府之滑

縣也開州之西南滑縣之東數十里內乃楚邱所在隋嘗於

濮陽置楚邱縣後改名衛南縣今其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

春秋楚邱約略在其處也戎州者蓋南接帝邱而西南附屬

楚邱同為一邑凡伯自魯聘還衛之戎州人攻而執之或未

聘時奪之幣而執之若為直文當言衛伐凡伯于戎衛伐不

可言也戎伐猶可言也故變言戎伐而貶衛為戎之義存焉

故傳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既

言戎伐故下變言于楚邱故傳又解之曰楚邱衛之邑也言

邑者對後文成時為衛都言之亦明即戎所屬也杜預云楚

邱衛地又云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是誤為曹國之楚邱猶

邱乃左傳襄十年宋享晉侯之地自漢志已失之矣以歸猶

愈乎執也以一人當一國諱執言以歸皆尊尊之正義春秋

文非甚賤辭以者不以者也義在哀七年傳愈勝也此執猶

云獲也在經則執與獲異執者皆是以大執小以強執弱是

非兼有之獲不可通言較執為重不論其大小強弱皆以不與

之辭書但執不可通言獲而獲可通言執古人之為文辭固

多通言以便文者故此傳以執為獲也

此既諱獲猶不名者王臣非諸侯比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補曰左傳以為犬邱王夫之

曰宋地漢之敬邱也睢陽有雉水字

穀梁補注二

是青經釋賣扁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從犬而不期而會曰遇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音同垂至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二一是日期一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凡有所歸例時郕邑補曰此請以郕歸皆史文之舊也月者為下入日疏由一解以擅易天子田故謹而月之○撰異曰郕左氏作祊下同案古枋柄仿皆

同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謂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此不稱鄭人明宛是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惡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公羊以宛為微者非也

庚寅我入郕徐邈曰入承鄭歸郕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則非卑者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明得承上顯公矣

崔子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待我入然後定也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兵入與故重發以明之曰入惡入者也

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音讀去聲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郕

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

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補曰以邑易魯者杜預謂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注言湯沐公羊文言沐浴何休注文引許慎者五經異義駁公羊說也見王制正義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宋公起例之始蔡侯

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宋公起例之始蔡侯

辛亥宿男卒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宿微國也元年盟地

未能同盟故男卒也補曰男卒謂不名薛伯杞子四秦伯同義也未能同盟所以不名者以其

情疏而不親彼既赴我則但略記其卒雖知其名不欲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共公亦未同盟得書名者彼時秦與魯稍親故與桓公景公哀公惠公異也自餘中國諸侯及吳楚君亦多有未同盟而名者皆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同盟未同盟足見諸國交好之合離當時恩義之厚薄要是大概言之不得膠執同盟二字據他經以難傳而實失傳意也不書名為未同盟左傳亦同但左氏於滕侯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又於杞子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二條皆不可通於穀梁據雜記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於諸侯未必名趙匡所疑是也凡不名者蓋皆因史之舊宿薛杞不葬者或魯不會或史以微國而略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補曰杜預曰齊侯

尊宋使主會杜是也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十九年夏此亦齊僖小伯之事

外盟史皆書曰君子略之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

之也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

之離三謂之參三以上皆為參王元杰曰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黨馴致列國同盟矣前此會盟各於其竟今在王畿

駢致翟泉 諸誓不及五帝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五帝之世道化清備不須詰誓而信自著補曰尚書大傳言六誓五詰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誓大詰康詰酒詰

召詰雅詰也范言七詰蓋并梓材康王之詰數之疏不數梓材數湯詰此枚氏古文新增之篇若數湯詰又當數仲虺之

詰當云八詰知疏說非矣范數五帝大戴禮五帝德世本帝繫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

外有燧人或云祝融鄭君中候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某氏尚書傳序皇

甫謚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為三皇少昊至舜為五帝是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天子答宰我語豈容違

異魯語展禽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頌頌能脩之中淵不言少昊祭法亦同則五帝無少昊甚明又檢大戴禮

帝繫及晉語黃帝之子有兩青陽先儒說已姓之青陽即少

降居泝水為諸侯者或恐青陽唯一人後稱少皞即元囂

而實不為帝歟逸周書嘗麥曰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而山

海經稱少昊之國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

命周武有盟津之會眾所歸信不盟詛也補曰曲禮曰涖牲日盟鄭君曰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左傳曰盟諸僖閱詛諸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二

五父之衢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陽虎盟季桓子又盟公及三桓盟國人皆盟而復詛先儒以為詛小於盟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也凡盟書所以告上下庶神詛亦告神事略相類注夏后三句并下齊桓二句皆昭四年左傳文彼文夏后作夏啟會作誓又云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周禮有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今案傳云不慎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時事謂為周法實屬可疑竊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晚周改作漢初采集皆當有之先儒之辯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有所見皆尤確也若夫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本不言盟國之意所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大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曰質之以犧牲竊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咸濟齊盟顛項受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其後苗民弗靈詛盟罔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之道先成人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徵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交質予不及二伯謂齊為大室之盟而小雅言屢盟出詛矣

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補曰質贅也說文解贅字曰以物質錢解質字曰以物相贅此猶今人之抵押也據左傳春秋之初有交質子至二伯乃不用與上句不及同意周代唯有二伯合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為五伯凡言周有五伯者蓋非古義應劭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訪辯之明矣誥誓交質子因論盟詛井及之以參盟甚於特盟經特謹日故於此發傳荀子書有此三句正述傳文孔穎達於晉古文書大禹謨正義以此文為妄且謂穀梁傳漢初始作其誣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衛桓葬緩此三月而葬速嫌異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包來邑○來宋邑補曰杜預曰浮來紀

字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眾辭可言公及人若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補曰言公及大夫謂既言公

又言大夫氏名也莒本無大夫此論經盟會通例耳非謂盟者非公莒得有氏名也內與外特盟以其無大夫故從以公

會人之例不從齊高侯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稱人則可者當如注眾辭義又以人是徵者徵者不嫌敵公

猶周公制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士去君遠不嫌其僭

也君與羣臣燕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使宰夫為獻
主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以位卑不嫌其偏
也杜預亦有見於此而孫覺嘗論之

螟

冬十有二月無核卒無核之名

補曰謂直名不氏未有聞焉未聞者不知為是隱

之不爵大夫為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受之於師故或曰未有聞焉補曰非不受之於師師已疑之如下所云

曰隱不爵大夫也卒是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核帥師入極

曰是也不日則惡可知矣文烝案如前說則本不當稱氏如

後說則本當稱氏貶去之耳傳於入極已發貶義不定從後

說者蓋以無核非公子即不貶亦當不氏與益師及疆不同

故以隱不爵之義列於前序經意依違之也貶義已見當從

前說其惡則自於不日見之王引之曰說字蓋衍文故字亦衍文蓋涉上四年傳而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

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嫌與同故別之也補曰

注非也姬姜等是姓祭尹武凡南等是采邑即是氏姓凡氏

皆姓也氏姓與桓二年字諡意略同惠棟以為南季者文王

子南季載之後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曰南季載南

與周公之周及諸叔管蔡曹成霍康皆地名也左傳列女傳

謂之明季史記作冉季南明冉三字並同史公謂冉季載後

世無所見未之考耳文烝案國語富辰曰明由鄭姬蓋明由

娶鄭女而亾又當在此後數十年間也注言上大夫其實或

上或中無季字也元年傳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

也以釋某父之為字也此傳曰季字也以釋伯仲叔季之亦

說儀禮禮記注各四見公羊注三見士喪父某甫士虞皇祖
 某甫少牢皇祖伯某曲禮天王某甫雜記陽童某甫四某甫
 一某皆為且字檀弓尼甫為且字桓四年宰渠伯糾糾為且
 字宣十五年王札子札為冠且字定四年劉卷卷為且字文
 烝案賈孔二說各有理段氏解且字亦極詳明何休注解伯
 糾可從解札卷皆不可從總之古之制禮二十而冠四十而
 仕五十而爵位隨年異稱謂斯殊迨周衰禮變多有未五
 十四未冠而命為大夫者而謂其稱謂之辭悉準舊時期
 限事必不然也且春秋諸文如邾儀父如宋之孔父則稱某
 父如祭伯凡伯南季任叔榮叔祭叔毛伯召伯王子季子如蔡
 叔許叔祭季紀季蕭叔如內之單伯夷伯公子季友公弟叔
 肝鄭之祭仲陳之叔某叔如宋之山則又直稱某叔如渠伯糾
 叔服則又稱伯某叔某叔如宋之山則又直稱某叔如渠伯糾
 直稱父詩有程伯休父國語有樊仲山父又傳有內史叔興
 父連稱伯某父仲某父叔某父經則無所見又經文宋子哀
 為疑義而王人子突則何休鄭君皆以為字書傳中以字繫
 子者亦多凡此六科參差岐異今說經傳但通其可通者未
 敢妄生枝蔓矣又據經及他書似凡伯召伯毛伯及單伯皆
 世稱伯任叔榮叔皆世稱叔南季世聘問也補曰聘與問對
 稱季家父世稱父亦未知何說也聘問也文則大聘曰聘
 小聘曰問其實聘亦未存問之聘諸侯非正也周禮時聘以
 義爾雅荀子毛詩傳皆同也聘諸侯非正也結諸侯之好

殷親以除邦國之慝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脈以交諸侯之
 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
 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補
 曰注首周禮下有天子二字大謬今刪之許氏異義以公羊
 說天子無下聘義引周禮斷之如此見王制正義與公羊
 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實非不合也案周禮大行人大
 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鄭君曰
 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又次言問歸脈賀慶致
 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又次言問歸脈賀慶致
 禮鄭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以此觀之時聘是諸
 侯聘天子故墨子說詩云古者諸侯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
 亦云文王率諸侯朝聘乎紂是也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
 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
 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也問是故上之於下有問
 無聘分異而禮殊殊而名別王室既卑諸侯逐進於是變
 問為聘蓋自夷王以降東遷以來然矣君子學文武之道垂
 憲章之書因史成文明經大義諸書王聘皆見非正故穀梁
 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家因之此正可與大行人朝事儀文
 相證而說者誤解時聘之句輒生疑難惟杜謬萬斯大能考
 而辨之其識卓矣大氏經文皆據周典為義故傳諸所陳制
 度及凡言古言禮言正者亦皆依周制言之以此類頗為乖
 篇合諸傳唯若盟詛征稅之法祭祀田獵之文此類頗為乖

異自餘則可取證者多也古書莫詳核於周禮莫博麗於左
傳國語學者慎擇之而已凡朝聘之道多端此傳曰聘諸侯
非正也後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足明諸侯朝聘於
王及其自相聘俱是正矣蕭穎士曰於穀梁師其簡當於此
類觀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補曰大雨水而震電也雨依今音讀上聲
與下雨異左傳以為霖雨自三日以往書

金滕言天大雷電以風天乃雨反風春秋不
言天不敢斥尊也地震則言之尊親之義
補曰段玉裁曰詩十月之交言震電不別許叔重造說文始分析
震雷一也電霆一也古義霆電不別許叔重造說文始分析
言之曰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
物電陰陽激耀也震劈歷振物者許意統言之謂之雷自其
振物言之謂之震自其餘聲言之謂之霆自其光耀言之謂
之電王引之曰疏云電即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爾雅云疾雷為
為二非也古言霆有二義一為霹靂之別名爾雅云疾雷為
霆是也一為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開元占經電占
引京房語皆以霆為電則謂電為霆西漢猶有此語文烝案
淮南子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亦謂電為霆又曰
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
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

而為霜雪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並引陰陽相薄三句以為
穀梁傳而郊祀錄霆作電字汪曰楨語予此傳逸文子謂以
非逸文蓋王涇及編御覽者誤記或誤據他類書否則當為
穀梁外傳穀梁章句等書中語與新語說苑漢書白虎通後
漢書注所引
同並見後

庚辰大雨雪

補曰孔穎達曰不直書大雪與大水異者水見其
在地之多故不言大雨水雪見其自上而下故言

大雨雪其大志疏數也補曰疏曰謂災有遠近也遠者為疏
雨雹亦同雅曰疏遲也高誘淮南子注並同此以數而謹曰數疾也廣

雅曰疏遲也高誘淮南子注並同此以數而謹曰數疾也廣
劉向奏論曰食曰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

以斷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劉向云
疑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雷未可

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
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

逸而將為害也補曰墨子經說曰聞謂夾者也變猶異也災
異之事陰陽而已傳特揭之為諸災異括例錯亂也史於二

事錄日當亦如傳所說而傳則唯論經也劉子政推陰陽之
占明篡弒之兆孔廣森申之曰易中孚傳雷之始發大壯始
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
聲臣強之甚蓋驕蹇將弒君徵也陽氣既不以時出入日

之閒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盛陰厲甚臣有作威之象也孔
又引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
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
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亮竟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弑之
與隱公同占也文烝竊謂惠孔所書足裨劉義但此等之學
未審傳意如何案傳於喙生曰非稅畝之災也又於梁山崩
稱輦者之言曰天有山崩之天有河天壅之君親素編帥
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又於宋衛陳鄭災稱子產之言曰天
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自餘諸災異皆不
言某災由其事所致亦不言某異為某事之兆觀傳所言與
其所不言足明有國家者宜兢兢於人事而不宜屑屑於天
意宜有堯舜澤水警余之心而不宜為警史某日有災之說
蓋春秋之教本是如此故白子不語怪神子罕言命又曰夫
子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而及其言天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簡易切近如此而已鄭若說論語天
道為七政變動之占而荀子引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淮南
子曰孔子作為春秋不道鬼神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
紀異而說不書重規疊矩相為發明是則天文五行諸占有
其說而不說之驗也高閏引商書高宗唯雉之變祖己曰惟
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明春秋之旨亦
不異也穀梁子為經作傳悉本夫子之意公羊異流而同源
故其傳自蠅生以外皆直曰記災記異別無他說與穀梁正

同若左傳則雜采當時之言而意無專主自是史家之學異
乎孔門所傳孔穎達詩小雅及左傳正義說士文伯論日食
曰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
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此讀左
傳者所不可不知矣自漢孝武時董仲舒說公羊於災異百
餘事一一推言其應而何休繼之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其
說時有出入劉歆又自以其意附合左氏今見於漢書五行
志者煩蕪岐誤大約如史通內外篇所譏范解多采劉向語
佐以他書擇之頗嚴說皆近理愚復略有稱引附見其閒聊
以蒐取舊聞志其大者遠者或亦不肯傳意而終未敢信也
雨月志正也文烝案傳明雨得正則不日上大雨為霖審矣
霖自癸酉始至庚辰而轉為雪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說曰上媧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
也

俠卒

○撰異曰俠左氏作挾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氏補曰

案漢書俠陸顏注同挾俠者所俠也疏曰徐邈引尹更始
云所者俠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則所者是俠之氏族慶信
以為所非氏所謂斥也文烝案廉氏之意所者斥言為某氏
之辭猶言某俠也疑廉說是莊三年解溺為公弗大夫者隱
子溺是魯人相傳云爾俠別有氏魯人失之

不爵大夫也俠不命為大夫故不氏補曰弗大夫謂直名不氏也隱不爵命故雖居大夫位書卒而不氏足

明無佞亦同矣大夫者欲目其人則直名亦其比也桓與隱異諸小國無命大夫者欲目其人則直名亦其比也桓與隱異

而柔亦不氏者柔出會時未命非終不命若書其卒則必氏也公子慙臧孫紇非大夫得氏者公子之重視大夫紇之祖

父又本世大夫又皆例所不卒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以出奔特書故稱氏無所嫌也

為君也明將立桓補曰不自成也

夏城郎郎魯邑補曰方芑田據左傳元年費伯已帥師城之至益城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文烝案此亦舊有城而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四時不具不成年也補曰不於六年發傳者傳及左傳皆

周人書其體例無所拘限桓元年又多二句公羊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何休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補曰近齊○會者外為主焉爾曰補疏曰重發傳者嫌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

補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補曰往月例在定八年傳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鞏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補曰此本公羊何焯曰加貶於隱

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例曰與不日皆與戰同菅宋地

故不言戰而以戰為敗文舉其大者也戰然後敗故敗大於此蓋經改舊史以位例

言戰也大猶重也敗重於戰言敗則戰可知故舉重而書可損去舊文也此事與莊十年同書曰義於彼傳發之

辛未取郟補曰孔廣森曰郟本郟子國宋滅郟有其地今為魯取

齊者為東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此為西防

君子略之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補曰乘猶因也胡瑗以為十一日之閒取其二邑

皇清系角系穀梁補注二

不日則其實不明程端學引陳岳說甚
謬取二邑唐石經磨改作又取二邑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

之刺之凡句末言之者皆緩辭例與日有食之亦同也何休
曰不月者移惡上國何非也既不言滅則從伐例故略之

○撰異曰載本或作戴左氏作戴唐石經左氏磨改及音義
亦作載案釋名載戴也戴載也孔穎達曰地理志云梁國當

縣故載國古苗載聲相近故鄭詩箋讀做載
為熾蓄文烝案載國字說文字林皆作載

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主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

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
反與其伐故獨書鄭

謂取之也因人之力而易取之者解經言取之也主其事者
云者因人力而易取之之辭因人易取是為蒙上之文不為

特主其事今加言伐明欲為主事之文也加伐所以為主事
者如三國言伐載而鄭伯言取載與徐人取舒同文則三國

為主事鄭伯亦為主事直言取之但為蒙上不為主事今言
伐取之則是既為蒙上又為主事也必主之者鄭伯因人之

力全無仁心反得託兼弱攻昧之義罪甚三國不正其如此
故三國既主之鄭伯又主之也不蒙乎上無以著其因人之

實不主其事無以見因人之為不正是故戰不言伐圍不言
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而取特言伐焉所謂其義則某竊取

之者也如此之屬必是改舊史之文也家鉉翁曰孟子曰善
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法之意也若鄭

莊宋殤者可
以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撰異曰郕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

惡入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前日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補曰朝者白虎通謂用朝時見也

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曰十是盈數更以奇
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孔穎達引干寶同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朝事儀

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
考禮脩德所以尊天

子也
補曰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祭義仲尼燕居並以爲履

鄉飲酒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

穀梁補注二

是為至平實編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穀梁補注二

以尊于天子朝事儀曰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左傳
 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朝事儀曰諸侯相朝之
 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旒施其樊纓從其貳
 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
 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君親致
 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
 禮樂則德行諸侯來朝時玉也補曰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
 脩而不流也補曰音義曰輔獨也本或作特朝
 言同時也輔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也本或作特朝
 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來朝則先受之劉
 敬葉夢得等以為旅見非也陳則通曰來朝皆小國也
 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鄭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魯故也
 辭邾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魯故也
 繒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邾畏宋也邾魯故也
 楚也介葛牟畏東夷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視昔日來朝者
 安亦幸其猶未亾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視昔日來朝者
 有區區之滕耳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撰異曰左氏無五月張

與此同傳作邾案時來邾黎古音皆同後如曲池毆蛇之類放此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補曰劉敞曰伐宋敗宋取郟

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

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顯與而在韞牆

也○撰異曰許國字說文作韞史記鄭世家有鄭字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補曰內君薨皆不名者國所獨尊從大

不見諡故史家之學別有世本譜牒之書矣左傳固史學

而此類則從略故隱桓文宣成襄哀之名亦皆不著

薨不地故也王無弑時史無書道故明堂位曰魯王禮也

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觀於晉史之書

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則足以明體例之異焉君子作春秋以

當王法因其舊制更立新例弑逆大禍則不忍地本不地者
 乃又不日觀其有異文知其有變故矣鄭玉曰常事直書義
 自見大事變文義始明方荀曰春秋之特文皆所以發疑事
 雖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特文以
 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范隱之不忍地也隱猶
 言路寢之比者以桓公在外則地也

補曰何休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桓公與公子翬弑隱公
 傳不如左氏公羊明言其事但於前後略見之傳似此者多
 矣以內之大事言之如文姜齊襄之殺惡觀意如之出昭公陽
 般閔季子之討慶父宣公仲遂之殺惡觀意如之出昭公陽
 虎之竊國實亦載其事甚詳公羊亦明述其事獨此傳於
 經各當文下既不一言其發傳於他處者亦皆隱約其辭而
 無紀錄事迹之語若此者何也傳之釋經主於明義明則
 止也經文書法簡婉深微其實經之當文及前後文未嘗無
 以見之故傳亦於當文前後文明其義所見而止不復敘述
 事迹也全傳十一卷義最該密而文或簡略季子之鳩叔牙
 叔彭生之死歸父之遣與夫宋宣繆之讓國殤閔之被弑孔
 父仇牧之死難華元之平楚陳袁濤塗之誤齊桓晉荀息之
 死難齊豎刀易牙之爭權逢丑父之救君陳乞之迎陽生衛
 叔武之被殺甯殖之命子鄭弦高之犒秦師楚莊王之救鄭
 靈王之經死左氏公羊皆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曹子
 之劫齊桓孔子之行乎季孫曹羈之諫君齊高子之城魯傳
 亦絕無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蹠鄭高克楚子玉得臣晉先
 軫曹公于喜時等姓氏名字傳皆不具夫此數十事者公羊
 高尙能得之於師則穀梁子尤當知之今皆隱約其辭或沒
 而不說是其好從簡略矣然則內事如獲菑擊敗鹹叔肝卒
 叔倪卒至自顛谷外事如滅夏陽盟召陵盟葵丘殺里克滅
 黃戰混敗殺穀陽處父弑夷皋殺泄治戰鞏盟葵丘殺里克滅

宋熒伯姬卒殺慶封宋衛陳鄭熒弑買信乾侯戰伯舉入楚
 歸服會黃池此二十七傳者何以述事獨詳蓋作書時意有
 所到偶然詳之或以當時習知其事習聞其義因備述於傳
 如滅夏陽一條則戰國策魏謂趙王論晉人伐虢之事春秋
 罪虞之義可相證也桓譚謂穀梁之書殘略多所遺失是謂
 傳所不載者並是不知其事豈其然乎其不言葬
 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補曰此內外所以罪下也責臣子
 公羊曰以為無臣子也又曰子沈子曰葬生者之事隱十年
 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隱十年

無正隱不自正也為無正謂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
 也此傳以為不自正明讓桓是不正之事君子取義如此也
 或疑十年中正月適無事日食適是慙誤故得移晦入朔改
 正為二又朝聘會遇觀魚輪平等適皆在時例耳否則亦必
 有正十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此皆疑非所疑也
 今已無正故經因就無正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起義義隨文變無意無必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謂正隱之為君也既以無正取義於不自正故元年之正又
 取正隱之義傳與元年傳謹始之意相因相見經義之深
 遠也劉向說苑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
 危國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謂隱元年也案隱二年入

向入極三年日食四年伐鄭五年螟六年輪平七年伐邾八年入邾螟九年震電大雪十年伐宋敗宋取郟取防十一年入許此皆兵戎災異之事而皆在無正之歲元年有正則悉無之故曰有正春者無亂秋也隱不自正為君故身弑而統絕正其為君則能終享其國于孫保之故曰有正君者無危國也此為建本立始開卷之首義蓋穀梁家相承之說而公羊學者因之遂謂春秋有五始矣

眉注附列

第十三葉六行

鄭又誤引家甫

第十四葉二十一

行

天之二句依劉績本與范子計

第十五葉十九行

言依魯論語

第十八葉十二行

為儀

謂等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終

新陽汪之昌校
五河郜文元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三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三

桓公亦惠公子隱公弟也惠公嘗立之為太子史記名允一作

軌與世本同母亦曰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補曰舊本正月二字退在下經公字上以王字斷句此以傳合經者之誤今移而改正之或并

欲移公即位於此則非全傳附經之例凡經一事有數句者皆以傳文隨句散附與公羊附經之例一事為一傳者不同

嚴可均辯之甚明桓無王補曰謂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諸侯故今亦仍舊例桓無王補曰謂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諸侯

立之道必受國於王若桓初立便以見其曰無王何也據周治故詳其即位之始以明王者之義

實有桓弟弑兄補曰音義曰弟殺本亦作弑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伯御更立孝公是救止也謂

討賊以止亂百姓蓋官民之通稱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

去除也諸大夫國人共除賊也

焉爾補曰以為無王之道遂至於此故文無王也必於餘年

先釋無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補曰治討也此申足上謹始

正曰謹始也又曰所以正隱也補曰謹始也又曰所以

以治桓也文意一例以明二字為兩篇大要也孟子曰世衰

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所以懼也稱王治之以大彰天

無王之道遂可以至此孔子所以懼也稱王治之以大彰天

下有王之義此所以為天子之事而亂臣賊子懼也內之變

甚於外桓之罪重於宣故於桓特文以著義明其餘皆從同

矣傳與孟子合是聖門所傳如此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此其

大者疏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

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月不得書王桓初即位

若已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書王痛與夷之卒正宋督之

弑宜加誅也十年有王正曹伯之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

治也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桓也○春秋撥亂反正以當王

法故隱之始有正桓之始有王冠兩篇而冒全書者也公羊

但知隱十年無正而不能言其義孟子於桓篇之義則深有

合焉世衰道微但據春秋之初以無王之道始於桓也春秋

成而亂賊懼懼王治之也春秋天子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

者言也知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堯舜之知君子是也罪我

公即位

杜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

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即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

書即位之事於策補田何休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

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文烝案左傳曰

晉悼公即位於朝○撰異曰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曰

故書位作立鄭司農去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繼

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立段玉裁曰古文經者左氏古經也繼

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弑也補曰弑者繼故不言即位之為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哀痛之至

即位之禮補因雖實即位而不言即位明其繼故而言即位

無恩則知與弑也此明統例耳與弑尚然况親弑者補曰疏
曰桓是親弑之主而傳論與弑之事故知傳意本明統例耳
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弑逆之事非一人所能獨為與弑即是
親弑故於桓曰與聞乎弑鞏曰與于弑公宣曰與聞乎故許
止曰與夫弑者衛獻曰知弑皆同解也前見故後言即位皆
為與弑之辭夫先君不正終而繼之者安然即位無不忍心
習其讀而深思之
知其必與乎弑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衛地也傳例曰往月危往也桓大惡之
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文烝案桓公十
餘會無不有月知舊史月日之文最為詳備而君子有所去
取明矣崑子方謂春秋之例以日月為本此言深有見劉徹
乃謂穀梁寤於日月何哉近儒或引王充論衡謂穀梁公羊
日月之例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
非孔子之心夫唯俗儒見以為怪異曲折斯其為聖人之經
也漢諸儒無敢議日月例者獨王會者外為主焉爾鄭伯所
充妄善之彼無師法豈足據依
此會者為易田故補曰疏曰重
發傳者嫌易田與直會異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補曰以者重辭當從僖二十一年之例玉圓
肉倍好曰璧圓刻上方下曰圭假借也依說

文當作段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邢不足當許田
故復加璧十二諸侯年表鄭莊公二十九年與魯邢易許田
三十三年以璧
加魯易許田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
實假則不應言以璧
補曰假則直假耳言

以璧是易
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補曰假可言易不可諱禮天
也非假也

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
補曰申上意也許翰曰以邢

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
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春秋所謹也
無田則無許可

知矣
補曰所稼曰田所居曰邑許者邑之名以田繫邑名無
沂西皆繫山水名不繫邑者有田無邑也陽自鄆水龜陰鄆東

邑叔弓疆鄆田是也公羊以為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
邑趙匡改之云有邑稱邑無邑稱田趙說近之矣若然言田

不必皆兼邑直言邑者即皆以邑見田故疆鄆田之前直言
取鄆是其驗也鄭以邢易許歸邢我入邢直言邢則此亦當

直言許傳言無田則無許可知者明許下不須加言田以起
下文也魯頌美僖公曰居常與許鄭君謂即此許毛傳以為

魯西鄙當是魯西近鄭之地而公羊乃謂諱取周田以其近
許而繫之許杜預從之夫邑自

不言許不與許也
但言以璧
假許而不

繼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祿之若可以借人此蓋不欲以實言補曰不與者經不與得假也假許田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婉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於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許田者魯是無申呂是古者賞田之制以田不以邑之事

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

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

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補曰傳釋許連言田者便文也何休曰宿者先誠之辭文烝祭泰或作大也

諸侯朝王王巡助祭皆周代大典春秋猶有以見之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

五年一巡存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傳以為記所言大聘與朝乃晉文襄霸時所制諸侯自相朝

聘之法也左傳又有歲聘開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文又有諸侯五年再相朝之文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侯甸

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十二歲王巡守殷國虞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撰異曰越公及者內為志焉

爾補曰時鄭與魯會垂而去魯復因易田事志在結鄭故又會於越而盟也此與隱盟唐同與盟蜀盟宋盟秦馳陳袁

僑盟皆異重發傳者垂越地近時又相接嫌與盟蜀諸文為類也盟唐盟越皆與上會判為兩事不復書會而書及則是

內為志蜀宋秦馳陳袁僑之屬書及者皆與其上會為一非是罷會歸國復會而盟上書會而下書及自足見為尊卑內

外之常文非是內為志矣用兵書及越盟地之名也越衛地也補曰

如公孫敖救徐亦承會文亦是也越盟地之名也也補曰

盟地盟所期之地此越亦非國故又辯之傳釋宿越二文明後文會鄧會郟盟黃會穀築臺薛秦之屬皆從此例故不復

發傳也杜預以垂為衛地越為近垂地名王夫之謂垂屬宋顧棟高江永疑越當為曹地

秋大水禮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例時補曰五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高下有水災曰

逆民情悲發則水出水災應月而成故例時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明以災書也張尙援曰高下言田之高下

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編錄補曰二語公羊同備四時而後謂之年編年而後謂之春秋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即論語云四時行焉是也洪

範九疇五行居始春秋之書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王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悉備焉故上律天時義之所重又案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故漢志引劉歆云時以記啟閉月以記分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補曰注二語本莊

十二年宋萬弑君傳文傳於彼發以明例左傳稱督為大宰宋六卿無大宰則大宰非卿非命卿即非命大夫皆為卑者卑者宜稱人弑君殺大夫非眾辭皆不稱人不可不目言之故從卑者以國氏之例也督本公孫後賜氏為華若是大夫當書公孫督或追書華督矣與夷殤公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公○撰異曰督本又作晉字體之異

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茲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公孫督或追書華督矣與夷殤公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公○撰異曰督本又作晉字體之異

公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公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魯史之舊

及其大夫孔父補曰孔穎達曰其君者督之君其大夫者與夷之大夫孔父先死補曰說在下

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邵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

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補曰說不立

謂事不成公羊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是也左傳亦謂先攻殺孔父乃由督豔孔父之妻殺而取之啖助曰大夫妻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文烝以為左氏好言婦女多采無稽小說為之故華之傾孔也烝之入向也晉之討同括也齊之取謹闞也各自有其本末而皆為鄙言褻語所亂此年既載奪妻事又言因民之不堪命歸罪司馬是

羊所謂義形於色也特言此者明兩下相殺不志即志之不其大夫又得蒙弑君之言及不言遂殺也呂大圭曰書及者以其與君存也汪克竟曰若言遂殺則不見其為君而死而大臣并君之節不著其說皆是也劉知幾以為稱及則弑殺不分君臣靡別及宜改為殺文烝以為古弑字祇作殺異音同字故其辭得以相統說已具隱四年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劉氏矣矣此句與上數句文意不相屬

也補曰知見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補曰論君臣并及父子者其事同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

是青巫淫賣扁

穀梁補注三

五

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
 同左氏說鄭君以為論語云鯉也死者未葬以前也文烝案
 原仲夷伯皆此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謂從也補曰注非也
 例說又見彼累戰國策累累通用玉篇累字有力僞切一音云延及也又
 曰累同上廣韻曰累緣坐也緣與延同義王逸楚辭注纍緣
 也毛詩傳纍蔓也緣蔓皆延也傳言君之累之者謂督欲弑
 君延坐及於孔父以致先死也左傳引書康誥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管曰凡遇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劉績注曰及坐
 及也上言以尊及卑及者與也此言累之明凡殺大夫言及
 者又為延及坐及之及公羊曰及者何累也與傳同也凡殺
 言及皆為累而孔父之累則為先死公子瑕箕鄭父慶寅傳
 皆言累並無先死之事雖不同其為延坐一也傳曰罪累
 上也又曰以累桓也累及許君也衛侯累也皆為緣坐延及
 之義正可與此相證而范乃訓累為從何休說公羊以為累
 從君而死齊人語疏又引廉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
 公從後被弑皆失之矣孔廣森說公羊讀若伏生書甫刑傳
 大罪勿累勝於舊說又引反離騷之湘纍李奇注謂諸不以
 罪死曰累則孔氏左傳曰此合下句字字為義言以字為氏也
 牽合之說也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嘉嘉名也孔子也父美稱也
 啖助以為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嘉嘉名也孔子也父美稱也
 國四世至正考父宋君未賜氏族五世至孔父君命以其字

為氏故左傳亦曰督攻孔氏也史記敘孔子之先曰孔防叔
 防叔為奔魯之始相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也孔父嘉
 為孔氏猶華父字諡也補曰此又合上句孔字為義父者美
 父督為華氏父字諡也補曰此又合上句孔字為義父者美
 稱連孔言皆為字沒則為諡故曰字諡也左傳世本宋大夫
 皆無諡殷禮則然孔父以字稱得為諡者蓋字以表德沒稱
 之以易名自周法言之則謂之諡以字氏為君命則以字諡
 亦君命矣檀弓魯哀公誅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與左傳同
 鄭君曰因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諡引左傳魯無駭卒請諡與
 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諡引左傳魯無駭卒請諡與
 公命之諡因以為展氏與檀弓注相合鄭以彼傳眾仲言諸侯
 以字為諡因以為展氏與檀弓注相合鄭以彼傳眾仲言諸侯
 義反謂鄭錯讀非也傳言字諡諸證歷歷夫子本宋人哀公
 用殷禮竊意眾仲所述未必周制亦據周既賦言諡為河簫
 諡也孔廣森經學厄言說則異矣以周制為王衰賦言諡為
 諡本訓號非始於周特周始以行制諡耳殷法生有帝名死以
 字為號諸王以十餘稱者皆其比也周既以行制諡宋之君
 即諡也文王之父曰公季亦其比也周既以行制諡宋之君
 皆得諡於王而賜大夫諡皆以字自秉殷禮故有正考父孔
 父好父華父樂父碩父夷父之等疑他國亦本如是故左傳
 曰諸侯以字為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也魯諡夫子為尼
 父一則以夫子本殷人一則尊聖人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諡

諡之衛大夫有石駘仲駘字不見諡法蓋東周之初猶守禮
典當亦以字為諡者孔說未知是否學者擇焉范注甚不
疏申之尤誤又引舊解云三月既葬之後嗣君諡之使者以
葬後始來故得稱諡又云或當孔父以字為諡得據後言之
二說皆泥於葬後之制且未思嗣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
君篡立不應為先大夫作諡也

也孔子故宋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之元孫補曰疏曰案世
本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

魯為防叔防叔生仲夏仲夏生叔梁紇生仲尼是孔
父是孔子六世祖也云元孫者以元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

之等亦得通稱之文蓋宋謂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忌
慎與疑辭意近上言祖下言故宋謂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忌

祖也此或曰與後八年同言經文亦包此義也孔父即不先
君死夫子亦必不稱祖名若盟會聘問之屬可準臨文不諱

之例今此最隱痛之事不得斥名後篇四殺大夫皆不名由
此處已有諱義也魯史本以孔父先君死稱字君子仍之又

寓諱義然則史惟一意經兼二旨故傳備言之也春秋因
舊文為一義出聖筆又為一義相兼乃備嘗讀詩而益信凡

詩有兩作者即有兩義可明證者三焉其一左傳富辰論常
棣詩既以為周公作又言召穆公作召穆公亦云鄭君解之

以為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也其二晉郤至曰世之治也
公侯打城其民故詩曰起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略其

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起武夫公侯腹心此
兔冒一篇之文而以一章為治詩三章為亂詩明是互文錯

舉也其三毛詩以關雎為文王之時后妃之德魯韓詩則以
為康王房后佩玉晏鳴應門失守畢公作諷而觀論語夫子

之言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上句謂文王詩下句謂康
王詩則亦兩義兼用也劉向說苑稱傳曰詩無通故春秋無

通義此類皆是也

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補曰此等多用
杜預義疏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今

傳無貶爵之文明降爵非存秋之義疏是也滕子薛伯杞伯
杞子皆時上所黜曹之為伯左傳所謂曹為伯甸而汲冢穆

天子傳有曹侯此

穆王後黜爵之驗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也

爾補曰疏曰以者內為志即是以者不以之例文烝案傳稱
以者不為志也又稱以重辭也范據之謂以有二義故疏

云爾其實內為志也又別為義與莊八年公為志乎成是亂也
以俟陳人蔡人同例則以有三義也

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補曰齊僖為小伯注上句是下
句當言欲成亂者公也受賂自在下文與此無涉且三國亦

是書經釋義編

穀梁補注三

皆有賂矣家鉉翁曰魯桓逆黨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此成矣取不成事

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謂不成事之辭

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

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

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

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路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

亂取邾大鼎納于大廟微皆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徐邈

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

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

視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下室之

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喪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

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其一

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已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補曰

江熙非也平訓成者字義也成則書成平則書平者經辭也

白杜預始為平亂之說以改鄭眾服虔成就之訓而江氏因

之且議傳失既乖經例又味傳旨矣范謂極言其惡徐謂指

事而書說皆得之案昭二十二年傳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

成也宋啓賦與夷立馮事已成矣不得言亂今日亂曰成之

是取不成事之辭加之於桓也但文雖有加而意在誅惡乃

是極言之無所遺漏所謂盡而不計非苟為加文耳論宋事

則已成論內惡實欲成其不成此之謂內為志朱子曰程子

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之類直著誅絕

自是分明文烝謂此是經特增舊史文徐引哀七年傳字句微異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補曰左傳稱宋以郟大鼎賂公言取者

無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大

遺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弗受指說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

受謂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例以明之文烝案例在僖二十

皆有賂矣家鉉翁曰魯桓逆黨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此成矣取不成事

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謂不成事之辭

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

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

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

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路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

亂取邾大鼎納于大廟微皆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徐邈

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

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

視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下室之

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喪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

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其一

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已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補曰

江熙非也平訓成者字義也成則書成平則書平者經辭也

白杜預始為平亂之說以改鄭眾服虔成就之訓而江氏因

之且議傳失既乖經例又味傳旨矣范謂極言其惡徐謂指

事而書說皆得之案昭二十二年傳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

成也宋啓賦與夷立馮事已成矣不得言亂今日亂曰成之

是取不成事之辭加之於桓也但文雖有加而意在誅惡乃

是極言之無所遺漏所謂盡而不計非苟為加文耳論宋事

則已成論內惡實欲成其不成此之謂內為志朱子曰程子

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之類直著誅絕

自是分明文烝謂此是經特增舊史文徐引哀七年傳字句微異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補曰左傳稱宋以郟大鼎賂公言取者

無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大

遺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弗受指說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

受謂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例以明之文烝案例在僖二十

其實討亂者其名音義引糜氏云討或作糾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郟

大鼎也鼎主人謂作鼎之主也故繫之郟物從中國謂從魯言

大鼎左傳稱吳壽夢之鼎莒之二方鼎甲父之鼎正與郟大

鼎同孔廣森曰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

亦是也文烝案此夫子用舊史文而釋其義公羊曰器從名

地從主人傳聞未審也又曰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

則別為一說尤失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補曰白虎

曰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朝時此其

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撰異曰紀左氏作杞

月何也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解桓內弑其君外成

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桓既罪深責大

數至日以賈宋賂補曰傳及注計字各已即是事而朝之惡

本皆誤作討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之故謹而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

知非之為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肯而

就朝之補曰疏曰桓雖不君臣不得不臣所以極言君父之

惡以示來世者桓既罪深責大若為隱諱便是長無道之君

使縱以為暴故春秋極

其辭以勸善懲惡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某地補曰杜預釋例蔡地也公羊以為鄧

同左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我入之也不稱主名內之卑者補曰疏曰何嫌非我

祀故發之文烝案此內稱人之文也陳傅良以為內恆言大

夫帥師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陳氏又謂於晉靈公凡

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

致非也離會不致致者皆危之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危之故以地致例在定十年傳桓無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
桓會甚眾而曰無會蓋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
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補曰無致會者為其不
足言會故曰無會也遠之者言春秋以為遠也唐在竟內非
遠以其會戎則亦為遠而可危故遠之以危之常例會夷狄
不致就本當致會者言桓則本不當致會故於常例所不致
者特致焉其文則從穀瓦頰谷黃之例其義則獨以危其遠
為義與彼四事又略殊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贏齊地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衛地胥之為言猶相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公羊爾雅

何休注皆以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申約言相為本訓
不敵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補曰相命即謹言爾雅曰誥誓
謹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戰國策韓非子知伯曰吾與二主約
謹矣此謂約謹其言以相告命而兩國之信已足曉達故不
盟而退經著此不盟之文以是為近古故也傳多以信為申
古讀信皆作申音此信字則為人而無信之信注以為申字
非也俞樾曰謹讀為結公羊正作結爾雅之謹謂約謹約謹

即約結一聲之轉廣雅劬勤也是其例文烝案表記曰信以
結之左傳曰言以結之讀謹為結於義優矣古謂三王時隱
八年傳有明文注依周禮及左氏說遠指五帝甚誤左傳直
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曰春秋
善胥命而詩非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
屢盟其心一也

衛侯也江熙曰夫相與親比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舊命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補曰注非也命命之事必有一人為先而餘人後之先者命之者也後者從命者也今此齊為先實是齊侯命衛侯春秋正名以順言不欲以齊命衛故以相言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郟郟魯地補曰此杜預下六年注其字作成○撰異曰杞公羊作紀郟公羊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閣公羊作申誤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朔日食也補曰王引之曰廣韻曰正止當也言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曰貞當也定四年傳曰

正是日囊瓦求既者盡也補曰公羊同何休曰光明滅盡毛之亦謂當是日既者盡也詩傳訓既為盡為終墨子經曰盡莫不然也說文有繼之辭也盡而復生謂之既補曰傳例曰曰盡器中空也

盡則復生有既則有又義以相轉而相足此訓詰之理

公子翬如齊逆女

罪故從常例而仍史文後不書翬卒者弒君

賊安死卿位不得書卒例在宣八年傳蓋君子削之也爾雅曰如往也小爾雅曰如適也逆女前不見納幣事者或在即位前或不納幣或納而不使卿正月會嬴左傳以為成昏于齊則知其有異常禮疑其不納幣或不使卿矣

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履綸外之始翬是內之初故重發以明外內不異文

烝案如者內稱使之文也履綸逆女以無使道不言使此言如者逆女夫典不可同於臧孫辰私行之文又不得與祭公劉夏無別故不言逆女于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謹魯地月者重錄之補曰注釋稱

姜氏義木杜預得之公羊以為父母之辭非也上下經文內姜氏等稱氏夫家之辭又各繫於其君不待別之也仲子稱字者既沒無諭辭窮也紀季姜亦外女稱字者與其上文王后互見義一從王朝之辭一從其父母辭也王姬不字禮送者別於內女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女父不下堂

補曰堂廟堂

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祭門廟門

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補曰闕門即經書雉門諸侯之中門也周禮祭義並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謂中門內路寢門外之左右鄭君說禮

誤也兄弟蓋兼女兄弟言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

補曰國語

謹節慎疊言之耳又

慎者誠也靜也審也

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

補曰國語

者禮也

諸母般申之曰

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般囊也所以

以備舅姑之用補曰士昏禮記曰庶母及門內施鞶鄭君以鞶為鞶囊男鞶革女鞶絲范從鄭義與先儒異先儒皆以鞶為大帶也音義曰般一本作盤申重也上送女踰竟非禮也所論禮皆謂婿親迎父母以女授婿時

補曰齊僖過寵其女違不下堂之禮左傳例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王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夫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齊侯送女踰竟遠至于謹嫌會非禮之而此會又似親逆禮所人當有譏補曰注非也言公既不親逆未有問經意無譏否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

可也為親逆之禮補曰答上問曰為禮也猶檀弓云其庶幾
以送女來至謹則公之逆姜氏而因會齊侯可既失於前猶得於後

夫人姜氏至自齊補曰公與夫人同至得禮異於莊故無公至

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孔廣森曰于謹已入國矣見

宗廟然後致不言自自歸者從國有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木

自齊來與往謹地而還歸者異何其不言輦之以來何也宣

休曰月者為夫人至例危重之其不言輦之以來何也宣

元年遂以夫人公親受之于齊侯也非輦以之親受則幾於

親逆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祭服補曰冕者以版為

裏後高而前低故曰冕冕也王制毛詩傳白虎通古冠冕

圖並言夏曰收殷曰尋周曰冕其制蓋皆相似禮器曰天子

三旒者天子之上士耳其中下士及列國之士則以爵弁當

冕矣爵弁覆版略如冕故上冠禮記郊特性說文獨斷公羊

宣元年注並言夏收殷尋周弁弁者爵弁即冕也爵弁雖與

冕類但冕有旒垂前而低周禮五冕皆以旒數為別爵弁則

無旒而前後平故不得冕名而從說上合手之稱曰弁又以

其如雀頭色曰爵又以其用韋不用布謂之韋弁陳祥道據

傳釋名又並言爵韋弁故知韋弁即爵弁也周禮冕服有六

大裘而冕裳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也以鄭君注言之九章

曰裳謂畫龍也有龍山華蟲火宗彝畫以為績有藻粉米黼

黻刺以為繡荀子稱天子山冕即此服也七章曰鷩謂華蟲

也五章曰毳謂宗彝虎雉也三章曰希刺而不畫也一章曰

元以其衣色言也若其章則左傳晉上會黻冕是也說文

解裳字云卷龍繡於下裳似畫刺皆在裳其上直元而已

稱其衣曰元稱其裳曰裳鷩毳希黻但衣之稱上得兼下故

詩言衣衣毳衣蔽衣荀子言黼衣而實則皆元衣也禮器曰

天子龍裳諸侯繡大夫黻士元衣纁裳此略言之而元衣其

所同也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纁裳此略言之而元衣其

也元衣純衣者絲衣也衣之用絲者獨冕服及爵弁服尊祭

服也纁裳纁帶鞅鞅皆士之用據玉藻則大夫以上冕服皆

素帶其鞅謂之鞅諸侯卿大夫皆赤裳赤鞅天子朱裳朱鞅

也冕而親迎謂元冕也士爵弁而親迎說文冕或作冕或

作弁又作弁魯論語子見冕衣裳者見冕者古論語皆作弁

文相似制相近明皆貴服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

矣音義曰迎一本作逆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

後何謂已重乎補曰夫子答端木氏與大小戴記對哀公略

同引之者明春秋貴親迎之意以明桓公親

穀梁補注三

受較愈於宣成以夫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妻者所安之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補曰昏事畢而聘也許翰曰自贏之會至仲年來聘備紀姜氏如此謹昏義也

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誠其中故志文姜悉者閑其亂也錄伯姬詳者矜其節也顧棟高曰會贏至聘一年中連書六事皆為昏文姜盟防至用幣三年中

連書十三事皆為昏哀姜志閨門之禍謹履霜之漸有年穀熟也从禾干聲言有亦一有一凶之例周禮以凶歲為

無年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補曰五穀黍稷稻麥菽也周禮逸周書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魯當青兗

雖有不宜者非全無也不如其宜者多耳或以麻易稻未是麻與桑為類合五穀為七賦也熟成也疏曰冬五穀畢入計

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故例時文烝案有年時者十二月納禾稼畢乃書也書金滕言秋大熟未穫謂周十二

月以前其下言歲則大熟乃據十二月猶詩言歲其有皆與有年同意此書有年宣書大有年公羊皆曰以喜書此左氏

昭元年傳所謂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胡安國本孫復說謂桓宣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方苞

曰書有年皆承歲祿也隱五年螟八年螟桓元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志之宜自即位後各錄水旱不絕書故十六年

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七年大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繼災之後稍熟不可謂有年久

則民氣漸復雖有年不復書矣○黍稷之說夥矣程瑤田曰今北人呼黍子糜子黃米黃粱又呼稌米稌子其音如稷者

皆即黍也今呼高粱紅粱麩粱秫者即稷也稷米麩所謂疏食者也今呼穀子小米者則粱也粱即禾禾者粱之專名

也文烝案程氏九穀考世所推重其言黍是也其言稷未盡是也其言粱及禾非也禾為黍稷稻既秀之通名說見莊二

十八年今之小米當為稷說文穀稷雪也釋名穀星也周禮注內有如米者以星三文互證皆言細小則稷為今小米可

知今之高粱當是稷中一種廣雅曰藿粱木稷也即高粱也高粱高大如木故稱木稷既別之為木稷則非稷之正種但

玉藻稷食菜羹實即論語蔬食菜羹所稱稷當為木稷鄭君月令注引舊說稷為首種今北人收穫黃米最先高梁次之

小米又次之播種則高梁最先小來次之黃米又次之是高粱小米並合首種之名矣若詩主禮左傳所謂梁者說文但

云米名知其非穀名楊泉物理論謂黍稷之總名曰梁合稻菽為三穀竊意黍稷之中並有米名梁史記索隱引三蒼曰

梁好粟韋昭國語注曰梁食之精者蓋得其實故左傳梁與麴對猶毛詩粃與蔬對矣楊泉又以為梁稻菽三穀各二十

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也

穀梁補注三

是壽經解賁編

穀梁補注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而

人狩于郕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

卑公也然則言齊人者所以人公則譏已明矣狩得其時故

不月補曰凡史書狩皆月也狩與蒐皆書地哀十四年傳云

狩地知非以地遠譏何休云禮諸侯田狩不過郊孔穎達以

為大野是魯狩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取獸之總名何

常地皆未可據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休引易曰純繩罔以田魚是也何氏又曰已有三牲必田者

孝子之意以五穀因習兵事又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

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

獸所以其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田除害春曰田獸

於田補曰白虎通曰總名為田何為田

除害也春歲之木舉本名而言之也

此本杜預存傳注也白虎通曰擇其未懷任者何休解周

禮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何休解周

苗曰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任者何休解周

公羊夏不董而董仲舒繁露增人夏爾與其師說也秋曰蒐

蒐擇之舍小取大補曰此本何休也白虎通曰蒐索肥者也

音義曰蒐麋氏本又作搜周禮左傳爾雅春蒐秋獮國語云

蒐於農隙獮獮於既烝冬曰狩無所擇補曰此亦本杜預也

虎通曰守地而取之也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已

收故得以畢成言之文烝案春夏秋冬皆用當代制不從夏

祭有祠嘗烝也失時失正而史書於策入者一也終春秋

豐非禮之事必於盛且豐者而取備焉故或祠非禮

時而大蒐或於非時而取烝無有非時而田蒐祠者也

狩時而見魯於仇讐或遇嘗時而不緩其所可緩無有田

祠而而斯失者也凡狩二蒐五嘗一烝二惟蒐紅別見義

若西狩則非狩疾孔穎達正制正義引鄭君釋廢疾謂穀梁

四時田者近孔子收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休皆信識緯以

之識緯改為三時由從春秋之制鄭與何休皆信識緯以

是孔子之書後漢之說也識緯即用公羊公羊世遠

失實孔子之書後漢之說也識緯即用公羊公羊世遠

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

事為田非三時田也與禮注異俞樾曰言唯其所先得則自

以所得先後為一二三之次疑下注上殺次殺下殺之說未

據一為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可以祭祀補曰

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十有二為賓客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穀梁補注三

射髀斃死差遲補曰何休曰二者第三為充君之庖下殺中
二之殺也自左驃射之達於右脾
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補曰何休曰
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驃射之達於右肅中腸胃汚泡充備
也案公羊王制毛
詩傳皆有此三句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

羊曰下大夫也孔穎達引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
人宰夫下大夫四人謂未知伯糾是何宰今據公羊當為宰
夫周禮鄭眾注以詩家伯維宰為宰夫此宰夫稱宰之證服
虔以嘔為宰夫當移以說此渠氏亦是采惠棟引左傳昭二
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是也伯糾猶叔服皆字也何休
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老臣不名何
以糾為且字得之以伯為老稱范用其說實未可據傳例天
子之大夫皆不名耳左傳曰父在故名父在之義與老臣之
說相反杜預說渠為氏伯糾為名孔穎達引鄭箴膏肓云名
且字則渠為名伯糾為字公羊注繫官氏且字傳寫氏下衍
一名字徐彥因謂渠是名要之皆非也下無秋七月冬十月
者十四年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
疑也明此亦為世遠之故仍史之闕以
示傳疑傳於彼言之則此可不發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補曰前正與夷後正終生此

須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
錄也補曰稱春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秋以包全經

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補曰公羊曰悖
日悖者狂也齊人語此注辟病謂辟易之病即狂也惠士奇
說死而得死讀為屍謂得其屍也案傳明此仍舊史從赴之
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例時補曰注據下冬

則直過齊何以二君並得過魯蓋齊侯出竟西行而逢鄭伯
遂與至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文烝案如者朝也左傳曰齊
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杜預曰外相朝皆言如
案外相朝言如者略之以別於來朝之文從內朝外之例凡
過我則有借道
之禮故或得書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天子之大夫補曰未知為上為中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 三

聲類以為冬綬蒸三類古通用故仍亦作任而戎菽謂之荏菽戎與茸通茸當音仍集韻戎兼入蒸部小雅朋戎為韻邨風大雅仲任為本句韻張壽恭引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任叔之子者錄父以

使子也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補曰廣雅曰者記之具也凡音之者緩辭此錄父以使子明之亦緩辭何休所謂辟一人也武氏子雖未爵父沒為大夫矣不得錄父故無煩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君聞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補曰稱君以使而所使之臣無姓氏名字是微之錄父以使子進是著之其辭如此者明不正其父在子代仕也疏曰聞劣苟進止是二譏而言參者舊解傳言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是刺其父之不肖而令苟進更又刺其君臣故曰參譏之或以為參者交互之義不讀為三理亦得通文烝案公羊曰父老老者致仕之謂

葬陳桓公補曰葬時正也例

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親自伐鄭補曰稱人者孫復以為厭辭文烝案傳例公與諸國大

夫會盟大夫悉稱人明或公會諸國卑者則同文也王與諸侯並在焉猶公會諸大夫也王與諸大夫並在焉猶公會諸

卑者也今此三國稱人蓋蔡衛皆君而陳作使大夫通以稱人為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為大夫而齊人為卑者澶淵

之會晉人為大夫而宋人為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諸侯稱

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沈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

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恭而不黷舉從者之辭也若公朝于王所亦同也王配諡本無加稱舉從者之辭也若

王命諸侯伐鄭書從王命者三國也補曰疏曰麋信曰舉從者之辭謂解經稱人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

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范以二者不通故為別解謂若王不親伐文烝案范是也王親於伐鄭之上未嘗沒其事

之實特其屬文為舉從者之辭謂以蔡衛陳主其事不以王主其事孫復以為不使天子首兵是矣若不欲為舉從者之

辭當先言天王伐鄭而後言蔡人衛人陳人從如河陽先言王守後言朝是則以王主其事左傳稱王以諸侯言以者豈

史之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諱自鄭同姓之舊歟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不能

發蝨例疏
未得其意

冬州公如曹

補曰董仲舒曰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文烝案曹小國而州朝之公非本爵明矣稱公者明其從此

失國為寄公猶郭公虞公皆生稱公也喪服經於失國者稱寄公知是古之常稱此言如下言來皆不言奔故稱公以起

之左傳謂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補曰不書者經過我也

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補曰注以過我

即下寔來又用何休為下張本之說皆未分明如曹者州公

本意也書於冬者是冬過我也正月又言來者以過相朝也

過我當書以過相朝亦當書疏曰齊侯鄭伯如紀無寔來亦

言過我者不必悉有下事此因有下事故以相發明

其齊侯鄭伯直塗過於魯不入國都故不言寔來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者謹其無禮寔來者是來也補曰公羊曰猶

休曰不錄何等入之辭爾雅曰寔是也杜預曰寔實也案觀

禮曰伯父實來鄭君注今文實作寔左傳曰鞏伯實來子皮

實來印段實往外傳亦曰叔父使士季實來左氏書古文也

杜讀從之說亦可通但今文家訓是自有所受不可輒改毛

詩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韓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

詩作實云有也此二訓之異

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是相

遠補曰此注尤不可曉傳意自明也上冬傳及此傳皆與公

羊同公羊曰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簡慢

義同畫化聲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然則畫

者魯人語也簡言之者謂言寔來不言朝也畫者即下句以

過相朝是也俞樾曰傳與公羊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撰異曰郕左氏公羊作成

穀梁補注三

秋八月壬午大閱

補曰孔穎達曰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例不書公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地

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文烝案孔言未必田獵不為決辭準諸此傳

不田明矣大閱者何閱兵車也 閱為簡練補曰左傳曰簡車馬也

徒字孔廣森曰閱義如夜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必取名

簡閱者明主為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

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怠危存不忘

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

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

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

習脩教明諭國道也 脩先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補

平而脩戎事非正也 邠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

事而脩之補曰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眾也鄭君曰古者

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文烝謂因田習兵每歲四時行之

一行亦國之常史例不志今魯屈三年之期不田獵以行

此禮輒於城內行之故史其日蒐閱例時補曰注以為崇武

特志之而經因以見非正其日蒐閱以推閱也

故謹而日之 補曰崇重也時史見事有異故特

也 補曰觀示也婦人夫人也古文孝經傳曰蓋者辜較之辭

劉炫曰辜較猶梗概也推傳此言疑夫人自桓時已與聞

國政為後來出會如師之漸桓既從妻所好他年國外簡閱

或與俱行為後來共會共如之漸茲因于同之生將及月辰

故夫人不出特行事於城內以悅之耳於說似奇於情

或得家鉉翁曰時當淫姜煽豔之始穀梁必有所本也

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

之也 補曰庶人稱匹夫匹偶也言其夫婦相偶

何陳侯熹獵 補曰說文曰熹樂也熹說也顏師古曰熹下施

也 補曰元元衝曰務則熹又曰窮無喜熹即熹省而與喜別急

就篇勉力務之必有熹象象不誤他本皆誤此傳音義亦虛

記反板本皆不誤惟唐石經誤曰獵捷取之名也 淫獵于蔡

與蔡人爭禽 注獵謂自放恣遺失徒眾補曰是所謂匹夫蔡

是書經解讀編

穀梁補注三

二

陳君也

補曰此知字訓見問兩下相般不道兩大夫相般不

言兩大夫是謂卿與卿相般傳云兩下不必兩者皆卿兩下

者別乎君般大夫及眾般大夫之辭猶言兩臣也兩臣相般

苟非矯王命般世子事涉重大則皆以不道為常不道者或

是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未能定也此蔡稱人本不道者或

稱人而不言般其夫則雖是眾辭之例而實為兩臣其不

相般之文以兩臣相般常例不道足明陳佗為陳君也其不

地於蔡也補曰疏曰相般常例不道足明陳佗為陳君也其不

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桓公嫡子莊公補曰青史氏記稱王大

皆在三月之末則此書名者史追書也不稱世子者賈逵杜

預皆曰書始生也案禮士冠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

無生而疑故志之莊公母文姜在干齊襄疑非公之子補曰

莊年已十三次年而即位人共見之無所可疑其所以疑者

時謂姜氏未嫁已亂其兄史記齊世家劉向列女傳鄭君詩

箋皆有其說此致疑之由也君子案史記既書夫人至又志

子同生使習其讀者知夫人嫁魯四年而生子中間無如齊

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

存之其為以疑特志不亦明乎朱子及張大亨高開趙鼎程

端學郝敬近儒顧棟高方苞牛運震洪亮吉張應昌皆發明

穀梁之義而惠士奇言未嫁私通最得之楊疏亦知未嫁私

通乃謂此四年中齊襄仍尚往來所以可疑不謂志以破疑

反謂志以見疑誤會傳意其言鄙倍且齊世子何嘗來魯夫

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杜意聲姜為文公

母左傳無明文聲姜又未知何年所娶左傳雖以定姒為定

公夫人而定姒為哀公母亦無明文亦未知何年所娶又以

傳載公衡事推之則成公非穆姜所生又傳於此云以大子

生之禮舉之則如文篇不書子惡之生或是未嘗備禮杜說

朱審信否依杜亦得兼通史雖有此文君子自取疑義明

不當疑也張應昌以為聖筆第存其舊而自別其妙義是也

朱彝尊曰易萃以黃易毓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

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禮或史沒其文斯疑者益甚耳

時曰同乎人也乎人本左傳徵舒之子同於他人補曰范解同

經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郭璞曰同猶通言淫之也或

當依彼作解因其名同謂是姜氏同通乎人所生毛詩序曰

同 曰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同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 曰之謹其惡補曰焚之者蓋公也不

繫邾疾其以火攻也 補曰注區失其解若攻不以火則直言

伐邾不目咸丘矣今疾其以火攻詳其所焚之邑則略其所

繫之國也凡書紀邾鄆郟宋彭城鄭虎牢者變文也伐邑取

邑滅邑悉不繫國常文也蘇轍謂邑有常處不待國別而知

其說是也故不言邾由於言咸丘言咸丘則由於疾焚也經

辭有體而皆相貫傳文甚簡而有所包當以此意讀之疾猶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 據隱十一年滕失國

也 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補曰注用 失國則其以朝言之

何也 據文十二年邾伯來奔不名補曰疏曰邾伯與穀鄧並

穀鄧書名而稱朝二 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

者相反故特據之 日也 待之以初也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補曰注待之以

寄於我我猶以諸侯待之而用朝禮故言朝此史文之舊君

子所取也何休曰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據禮記諸侯

不臣寓公寓公不繼世論其事曰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

家子孫當受田而耕疏曰邾伯與魯同姓故不名以表其親

言奔以明失國穀鄧與魯有奸故言名以彰失國稱朝以見

無秋七月冬十月 者與四年同說 眉注附列

第三葉一行 今本初 第四葉十二行 王皇 第七葉三行四行

葉六行 木稷亦曰蜀黍蜀大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南菁書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南菁書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南菁書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南菁書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南菁書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南菁書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南菁書院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三終

南菁書院

江山劉毓家校

穀梁補注四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四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先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

謹用致夫人 耳禘無違禮 烝冬事也 春祭曰禘 薦尚稻 薦無牲而祭曰薦 薦而加牲曰嘗 薦尚黍 薦尚冬 祭曰禘 薦尚

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名周禮公羊爾雅 皆同范注約何休注文何休又曰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 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麥始熟可 為故曰禘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 嘗烝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始食非也祠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 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曰春上豆實夏 上尊實秋上執實冬上敦實豆實非也尊實麴也執實黍也 敦實稻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禘貴所受初也 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孰故曰烝烝言眾也董生大指與 何氏同此古義也嘗烝二字其本義皆非祭乃用其引申之

是書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四

是書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四

是書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四

是書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四

義蓋其由來久也祠禘禘禘皆當皆是後來之禮故特製正字
葉夢得引詩那烈祖楚茨皆但言烝嘗又逸禮篇有烝嘗禮
有禘于大廟禮是則時祭烝嘗為重大祭禘其大名歟○何
休又論祭曰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
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
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
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
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
尺卿大夫索牛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舉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 春興之志不時
祀以魚韋昭曰會會三天牢舉四方之奠 春興之志不時
也 補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以為不時而志者時祭之名亦不
以夏制為準也以春秋言之桓嘗在八月文大嘗亦然建
未月也然則烝宜用戌亥月不從夏時之冬矣論語顏淵問
為邦子曰行夏之時皇侃以為顏淵魯人問治魯國之法孔
子舉魯舊法為答謂田獵祭祀播種皆用夏時以行事是魯
之舊也案論語下文殷路周冕韶舞皆魯國禮樂之舊皇說
甚有理逸周書周月曰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
竊意周魯之初悉如此但後來漸有變更遂一以周時為準
隱桓之代沿用已久故田祭一失周時則即謂之非禮而史
書於策春秋事仍本史因即據以為義若論語則本魯之初

制言之故不相同也依王制嘗烝皆禘祭五廟為時祭之禘
左傳亦稱齊嘗于大公之廟此不言烝于大廟十四年不言
嘗于大廟者主為烝
嘗書舉祭名則義見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補曰家氏亦采也

且字非也疏曰何休云中大夫故不稱伯仲范意或然文烝
案稱伯仲稱父蓋並通乎上中大夫似當時世世為是稱毛
詩序仍叔美宣王家父刺幽王孔穎達謂春秋所書別是一
人猶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宋孔父之父正考父其
子木金父累世同字父也又大雅宣王時有皇父小雅之皇
父序為幽王時鄭譜及箋為厲王時孔氏亦疑是傳世稱之皇

夏五月丁丑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補曰公

則黷黷則不敬何休曰黷渫黷也說文曰敬肅也釋名曰警
也案敬與恭散文通對文則如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
君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張栻曰心在焉謂之敬是也疏
曰一失禮尚可故以不時言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程
子曰既烝復烝者必以前
烝為不備也其黷禮甚矣

秋伐邾

補曰亦內
稱人之文

冬十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補曰五行傳

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皆恆寒

也文烝案月者例也范引孟冬者但取下一句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寗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親逆例

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

猶夫婦夫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矣天子雖尊其于后

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

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

乎補曰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公也何休曰祭者采也

天子三公氏采稱爵注引鄭君說天子當親迎非也下辨之

王后王世子王姬王人王師王室言王猶言周也若言京師

后京師世子則不成辭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君也左

傳稱后緡方娠自夏然矣何休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其

不言使焉何也得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補曰不正

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

補曰娶女所以崇宗廟故曰宗廟之大事即就成也公

羊曰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

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

冬十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補曰五行傳

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皆恆寒

也文烝案月者例也范引孟冬者但取下一句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寗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親逆例

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

猶夫婦夫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矣天子雖尊其于后

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

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

乎補曰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公也何休曰祭者采也

天子三公氏采稱爵注引鄭君說天子當親迎非也下辨之

王后王世子王姬王人王師王室言王猶言周也若言京師

后京師世子則不成辭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君也左

傳稱后緡方娠自夏然矣何休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其

不言使焉何也得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補曰不正

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

補曰娶女所以崇宗廟故曰宗廟之大事即就成也公

羊曰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

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

傳此條諸正義及通典其文互有詳略諸正義引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逆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觀異義所載不稱穀梁云何固未可以公羊說為穀梁說也荀子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西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無妻者蓋謂稱妃不稱妻以妃之言媿妻之言齊其義略異故也既曰無妻必無親迎之禮左氏說謂至尊無敵故不親迎者正是此意荀卿學於穀梁必不違其師說則穀梁說必與左氏同也戴禮公羊春秋非古義而白虎通從之鄭亦從之不如許從古為得也何休說公羊襄十五年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雖違其本傳之舊說而義則是也詩稱文王親迎大妣考其事當在文王即位後文王為殷之諸侯未可據以為天子禮毛傳亦無天子親迎之說非若選舟為梁傳稱天子造舟皋門應門冢士傳稱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正門以致皋應美其社遂為大社以為因祖制而定為王禮又非若六師及之傳稱天子六軍直以天子事追述文王也孔子對哀公稱繼先聖後者自指周公稱為天地土者自據魯得郊天而言非謂天子有親迎禮也孔穎達於禮記左傳二疏不以鄭駁為允其說最是啖助疑而不定而趙匡斷從不親迎之說不可易矣范引異義左氏說祭

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此自左傳家釋稱王后之義與穀梁不同又通典引異義左氏說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有故而得使卿可與穀梁相補備但桓之使翬未聞有故經亦未嘗不譏其說不可用也祭公逆后卿亦當行杜預曰卿不書舉重略輕杜是也家鉉翁據左傳莊十八年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號晉鄭使之以或曰天子無證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不可通於穀梁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補曰孔廣森曰禮女未嫁而婿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國義成為后設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文烝案此稱或曰者經意既如上所說又兼見此義也襄十五年亦同公羊經師傳聞有此一說遂以為專義矣范據公羊故曰或說是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姜紀姓補曰此皆本杜預杜釋書字義

本公羊與上稱王后相對為義也逆稱王后故歸稱季姜若逆稱女已從父母辭則其歸當稱王后姜氏矣京師義在文九年傳不月者程子曰書王國之為之中者歸之也中謂關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與婚事

補曰當讀為之中者絕句我為之中者則歸之也歸之者謂春秋之文書歸以歸之經仍史之舊何休曰明魯為媒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補曰言其者凡世子上有目君文則為緩辭○撰異曰音義曰射麋

氏本朝不言使

補曰與於聘

言使非正也

補曰包季姬言之

使世子伉諸

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補曰國語曰仇對也左傳注曰敵也疏曰禮諸侯世子皆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善則以皮帛繼子男此

謂會同急趨至命者也今曹伯或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案疏論諸侯適子之禮本周禮典命大戴禮朝事儀曹伯有疾何休杜預皆云爾諸

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

補曰待與

止同義謂處待也直書朝明魯以處曹伯之禮處之又譏內也左傳曰賓之以上卿蓋失之

內失正曹伯

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伯之命可補

曰已止也謂止不來也太平御覽引廉信注曰放達也文丞案書康誥曰大放王命堯典及孟子言方命馬融趙岐皆曰方放也鄭君王肅讀堯典之方為放謂放棄教命也注以廢

釋放亦同以為世子可放命非也傳言魯與曹伯既皆失正則世子可以止不來矣又言世子若止不來則嫌是違棄父

命疑若未可此句所以起下尸子語文意與莊七年則是兩說也定十三年則是大利也正同放各本誤作故今依唐石

經陸渚微旨太平御覽引及呂本中集解本俞舉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改正胡安

國傳言方命所據亦未謀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止曹伯使朝

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意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

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補曰言世子止不來則合道多不以

放命為嫌荀子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唐律有子

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之罪注曰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

並與尸子義合也可止不止明又譏世子矣程子以君病而世子出為危道經無此義然亦得包之

於卒示譏則傳云正者謂正治其罪是與徐解不同而引其說者以徐說得通一家故引之范意仍與徐異或以范意權若薄氏故云譏曹伯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曰弗遇桃丘衛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弗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弗

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補曰內辭言

弗非內辭言不經之通例何休曰弗者不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結曰列陳則日傳例曰不日疑戰也

補曰注引例在莊十年傳凡不日者皆月敗師日不日皆與戰同惟中國敗夷狄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日略之則又

不月夷狄相敗皆是疑戰皆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先已結期

不月何休曰合兵血刃曰戰從來盟內不言戰補曰疏曰內不言戰又發傳者公敗宋師起例之始此戰沒公故重發例以明之

言戰則敗也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補曰史本言我師敗績經改立例惟乾時仍舊文為

變例注非也春秋為王師諱敵為內不諱敵成元年傳有明文不言戰為舉大隱十年傳又有明文矣范於全傳多所未

究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補曰既言戰則以所不言者示

義也來者接公之文明此戰是公及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補曰劉敞曰此非微者也

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葉夢得從其說文烝案以瓦屋之例推之此說有理但於傳與左傳俱無徵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補曰疏曰此據

晉侯殺世子不葬而發文烝案突忽更出更人不書曰危莊公葬者事近在下文非尋常小故危理易見故不須日楊氏

之解葬景王已發此意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為下盟補曰說文執捕辜人也案

謂拘止之注首二句本杜預祭仲名而疑於字申侯名而疑於爵古人命名不拘但據左傳或言祭仲足或言祭足是名

是青徑釋賣扁穀梁補注四

足公羊亦以仲為字蓋與單伯女叔同義耳疏曰有罪時若鄭詹無罪月若季孫行父文烝案范以月為下盟而何休云執例時此月者為突歸鄭宋人者宋公也補曰能執他國權奪正鄭伯出奔與范異也

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補曰不言行疏又引舊解以為私罪人蓋非使人劉炫及襄十一年疏得之乃以單伯擬之非也

突歸于鄭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曰突賤之也補曰賤其名猶齊小白等之國氏見嫌也本亦當言鄭突今直名者因下文鄭世子忽出奔方變文稱鄭忽以見義若稱鄭突則上下文同故不得也辭雖與摯文類實曰歸易辭也傳例曰歸無摯義公羊以為摯乎祭仲非也

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補曰此與衛侯復歸于衛皆是易辭非善辭衛侯嫌得善故謹日以明知弑此既直名以賤之言歸無所嫌胡安國曰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劉敞曰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善歸易也人者逆辭也

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易辭范所引例在成十六年傳

立任己補曰申上也注以廢立解權字言廢忽立突皆已主之傳言權在祭仲是聖門相承說經語公羊經師習聞其言遂誤以為祭仲行權衍為侈大死君難臣道也補曰君謂忽之論與納北燕伯傳之誤正同

脅令立突是忽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補曰立惡立不正有難仲宜死之

辭以彰仲罪劉敞駁公羊曰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遇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何故黜正而立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又曰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季本曰不言自宋歸者上言宋執則突自宋歸可知

文省而義自備此本趙訪說

鄭忽出奔衛忽鄭昭公補曰爾雅曰奔走也淮南子曰走者人月鄭忽者世子忽也補曰十五年其名失國也其名謂去世補曰疏曰此年去世子書名表其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葬未踰年宜稱子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地補曰折當云地闕內大夫與外

君可相盟會例在文二年傳范解蔡叔依杜預為名又申之
非也凡內之不氏者或不命或未命實皆為卿傳謂之大夫
而外自小國夷狄以外其直以國氏者雖與內之不氏相當
其實皆非卿傳謂之卑者皆與其稱人之文不異特以不可
不曰言其人故稱名而不稱人此蔡叔若是卑者則盟事本
無須目言宜稱蔡人若如范意以為未命之卿則恐史於外
卿未暇細別傳所不言何得以柔相擬且未命之卿絕少之
事叔之為名又未見必然蔡叔與許叔蔡季紀季同例當依
陸渚孫復為蔡侯之弟蔡季之兄經若言蔡侯之弟某則於
文不便故特稱字傳後言蔡季蔡之貴者舉季則可見叔故
此不言也外用兵稱將稱某帥師皆起文以後盟會則無此
例故蔡叔齊高侯莒慶衛甯速悉書於經也疏曰不日者柔
是未命大夫雖得書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補曰疏曰
名仍從卑者例也大夫故挾卒不氏今桓成為君而有未命
隱不成為君不爵大夫故案大夫未命故史無氏也未命而
大夫嫌有罪故明之文烝案大夫未命故史無氏也未命而
曰大夫明亦非卑者故不如宿盟直書其事蓋攝卿也於隱
曰不爵命於桓曰未命其事既異傳亦各從實言之疏以此
傳為重發非也柔後不卒者何休以為深薄桓公不與有恩
禮於大夫文烝謂柔卒常在桓莊之世當是桓莊無恩禮史
不記卒也

公會宋公子于夫鍾

夫鍾邾地○撰異曰鍾公羊作童音義糜氏本亦作童音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闕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魯地○撰異曰紀左氏作杞曲池公羊作

殿蛇趙匡引汲冢紀年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匡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

穀上宋地補曰杜預曰燕人南燕大夫孫覺曰

時北燕猶為山戎所隔也文烝案燕稱人者從小國無大夫例左傳句瀆之正即穀正也論語音義穀公豆反句瀆音鈞實皆古讀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也補曰不葬者蓋魯不會傳稱變夷狄則魯不會葬可知矣

公會宋公子于虛

虛宋地○撰異曰虛公羊作郟

是青經注賣扁

穀梁補注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

之亂也霸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曰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也晉不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

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補曰疏曰決日義者謂二

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

舉一月以包之其有蒙日明者則亦不兩舉故范蒼薄氏云

也廣韻決斷也決日義者謂日義有嫌判斷以明之與僖十

六年傳決不日而月同意再稱日是決異日之嫌是月是決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補曰此非內卑者也不言及丁未戰于

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補曰疏曰慶信云此傳解經書下

日之意則非也文烝案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不言于

傳不此文義何易其言之甚邪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補曰

故不復言及鄭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於伐

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不可道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

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

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補曰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為先

行會禮別日合戰衛稱侯與散戰晉子稱人不同疏曰晉為

大國不勞自戰故財稱人衛從齊宋之命未是大過故譏而

不貶文烝案敗績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補曰會則外為主

其義故傳明之常例客不言及魯雖客亦言及內即是主不

以戰之主為主於文不得以外及內也但若內一國與外敵

是書經注疏

穀梁補注四

九

主及客則沒魯文矣故山內及外者亦通例也晉與秦戰必以晉及秦內晉而外秦也晉與楚戰必以晉及楚內晉而外楚也皆是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今魯與鄭戰則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補曰小國無師君戰補曰亦包牽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將稱君非君皆稱人雖以戰書不稱師其不地於紀也春秋戰無不地也鄭君曰也敗則舉眾為重其不地於紀也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紀當為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補曰戰于紀而地者止言會紀侯故下省其文省文者蓋變文也范疑之非也范語本何休廢疾而鄭君釋之如此見疏得在龍門得疑當作時轉寫誤也王引之曰六年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紀皆國名不得破紀為已傳凡曰魯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鄭君從公羊戰魯龍門之說以改穀梁說非也文烝案王說甚當公羊以不地為近乎圍而何休謂兵攻城池親戰龍門徐彥疏引春秋說董仲舒繁露亦言之左傳謂鄭不堪宋命故戰不書所戰後也其說又與趙匡孫覺胡安國詳釋經文知是齊以三國伐紀而魯與鄭救之明穀梁之說最長范注傳而反駁傳故李廉怪之矣

三月葬衛宣公

補曰劉敞曰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怠親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補曰杜預曰以曹地曹與會又隱元年注曰凡盟以國地

者國主亦與盟孔穎達曰會盟之地必存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亦是例文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亦是例文

事既畢矣侯伯致禮穀梁補注四

地主歸餼以相辭也穀梁補注四

無冰

謂不哲厥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

之與此夫入淫泆陰為陽行之所致也何休注公羊亦然今

范云則非獨為夫人也蓋為桓公聞於去就不達是非外

不能結好鄰國內不能防制夫人又成亂助寡貪賂廢祀以

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不明去就政教舒緩五行傳云

不哲者謂不昭哲文烝案哲字或作慙楊依鄭君作哲訓昭

哲也范引五行傳本劉向劉以為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

皇清經義

穀梁補注四

九

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傳例一有一亾曰有明言無者皆一
亾一有可知趙訪曰常無曰有常有曰無孔廣森曰藏冰之
禮先王所重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不曰水不
為冰而曰無冰自人事曰之辭文烝案此略同趙鵬飛說

無冰時燠也補曰疏曰舊解謂無冰書時燠煖也時字上讀
為句因即解成元年正月公即位二月葬宣公

三月作丘甲無冰在甲中不是為無冰書月可知也此正月
公會鄭伯于曹下云無冰則正月者直為公會鄭伯不為無

冰何者無冰一時之事固當不得以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
為成元年傳云加之寒之辭則無冰亦當蒙月也傳云無冰

時燠也者謂今所以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於字下讀理亦足
通文烝案無冰例時襄二十八年有著例成元年傳又云終

時則志舊解及徐得之成元年得蒙二月此不得蒙正月晏
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寒溫節則政平政

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陰冰者不見日之冰陽冰者
見日之冰王念孫校正晏子文其說如此言燠明不節矣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撰異曰禦本亦作御左氏公羊作
語兒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

貴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例者前弟年來
與公盟矣不言及義在僖三年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
前非結

於今補曰疏曰此云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
前非結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之
聲舒謂徐緩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

體形容色補曰國語曰目之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
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

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
子言而述其意世近則無疑疑由遠而起故於桓篇遠日特

仍闕文以未傳疑才義與五年傳言疑以傳疑為一經通例
者又略異也言哀連定言桓連隱皆便文也言夏五傳疑以

例其餘明上四年七年無秋七月冬十月皆同此義而莊與
桓接二十二年夏五月下無事明亦同義可知也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春秋月字之闕不補秋七月冬十月之闕

不補夏五月不改為夏四月並以世遠傳疑見義此之謂也
或謂此等闕文之理易知何必傳疑夫唯理所易知故傳疑

之義得因以見也公羊經師失其傳授故其傳曰夏五者何
無聞焉爾孔廣森以穀梁說之非公羊意也尋公羊所說蓋

亦習聞隱桓遠於定哀之言而不知即指夏五傳疑之屬故

穀梁補注四

皇清經解續編

七

隱元年桓二年哀十四年傳並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
 聞異辭定元年傳又曰定哀多微辭以為昭定哀所見之世
 文宣成襄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之世內大夫卒則
 近辭詳而遠辭略內大惡則近辭微而遠辭顯此皆展轉附
 益致失本真者也傳先釋來盟後釋夏五明來盟文與夏五
 相連何休以為在盟來盟例皆時非也蒞盟來盟例不日皆
 當書月其有不月而時者乃是同中之異後各當文
 論之齊桓盟不日者皆月或謂書時其例正相似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內災

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次自出燒之曰災文烝案
 國語曰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周禮有廩人倉人蔡邕月令
 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
 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土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
 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乙亥嘗御廩之災不
 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也此其志何
 志以其微補曰疏引徐邈云不足志謂內災如御廩此其志何
 廩者不足志左傳司鐸火不志是也亦史例也唯以未
 也補曰據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
 經而問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
 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
 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補曰范用鄭嗣說讀可也志為

句不敬也為句疏曰徐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

范注違王念孫曰徐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為句實得傳

意八年文十三年哀元年傳皆言志不敬也是其明證矣唯

者雖之借字古二字通用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

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曰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少儀雜記注並曰雖或

為唯表記注曰唯當為雖大戴禮墨子荀子天子親耕以共

戰國策史記漢書列女傳多有借唯為雖者天子親耕以共

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補曰共者供

具也玉篇王后親蠶以其祭服王后親蠶給也爾雅曰供其

曰蠶奉也王后親蠶以其祭服王后親蠶給也爾雅曰供其

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補曰案祭義祭統天子籍田

千畝在南郊傳不言諸侯田百畝在東郊王后夫人皆公桑蠶

室在北郊傳不言諸侯夫人蠶者舉尊以該之范注夫人

以下亦約祭義文彼言夫人親蠶之事又錯互王后事言之
 故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其實王后則班於
 所卜三夫人之吉者夫人則惟班於所卜世婦之吉者而已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補曰善其事曰工以為人之所盡事
 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禮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

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補曰：盡盡心力也。人之所盡，不若己自盡。故必自親之祭。統曰：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俞樾讀此。盡字為進。蓋未是凱注。用祭統文。頗不盡也。傳言事祖禩，必自親解。上案盛祭服之文，亦兼解下。春米之文，其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意主說春米以共盛共服起之耳。

而嘗也 補曰：問經文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何用見之。

廩 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補曰：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糲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凡禾實連稈曰粟，去糠曰米。又通言之，則糲米為粟，糲以上為米。段玉裁說書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云：粟者糲米，米者精米。傳之粟米當同彼矣。內卽納字。周禮注曰：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范以三宮為三夫人，非也。王后之下有三夫人，此三宮則言諸侯制也。諸侯惟一夫人，夫人有三宮，猶王后有六宮也。范又引文十三年傳，夫人親春以證此之。三宮米則又以為諸侯之夫人。其說是也。三宮之人皆春粟而夫人為主。劉向所謂夫人八妾也。公羊僖二十年傳引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是其於三宮之制猶須推而知之。益信其學之晚出。音義曰：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補氏宮作官。

曰兼甸如字十日為甸一本作甸注亦然案楊疏謂夫人兼甸師所據本作甸此涉上甸字而誤也今依音義正本唐石經改

王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鄭嗣曰：王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補曰：趙與權曰：災在致齋三日前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異曰：公羊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謂不井所得制。今得制以之也。補曰：宋非伯者故非也。所得制者謂不以之則不言以之也。預釋例以為非例所及。

是也此發以字例明也宋也左傳例曰凡民者君之本也補師能左右之曰以詩箋國語注曰東西之民者君之本也補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用下敬上則使人以其死君重於師用上敬下則民貴於君故曰君之木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補曰使人以其死明兼惡者謂驅民以聽命他國置之死地也自民者以下又四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補曰：何依曰：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

從求之故獨月案此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

與求賻下范注異補曰時者每歲春也周禮小行人合諸侯春入貢職方氏制

其貢各以其所有逸周書職方同左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周

禮大宰大行人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讓譴責也此國語所謂

則有器貢服貢威讓之令文告之辭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

所以懲不貢獻者喪事在喪而求非禮尤甚也疏曰不云求賻甚而云求金甚者

者以包賻也左傳曰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劉向

說苑說求中求金曰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

大夫鄙則庶人盜鹽鐵論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何休說公羊曰王者求則諸侯貪

鄧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何休說公羊曰王者求則諸侯貪

說苑庶人上脫士字鹽鐵論誤

三月乙未天王崩恒王補曰史記名林太子泄父子平王孫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補曰危之考孔廣森以為僖公寵其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補曰何休曰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

小國譏奪正也以禮諸侯不生名今名突皆月譏奪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先書突奔繼書忽歸突與忽之強弱見矣

文烝案此蒙上月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左氏別有所據

未可用也諸侯出奔歸國入國例月見執歸國例時說見僖

三十年注舊史大國反正也補曰疏曰釋其稱世子也孫復

出奔歸人者皆曰曰忽未逾年而失國不成為君故其復歸

嫡當嗣也崔子方曰忽未逾年而失國不成為君故其復歸

曰鄭世子且見當立也文烝案復歸義在僖二十八年傳言

復者明其實已為君宜有國也言世子言復足知上稱鄭忽

非嫌矣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

自戚入于衛衛侯來奔子稱衛侯而父稱衛世子據實為

辭與此有合言人不言復入不言歸以蒯聵未嘗一日立乎

其位又不宜有國也其義亦當許叔入于許在時例此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

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
 之惡入補曰言貴者解補叔義也案左傳隱十一年魯齊鄭
 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許叔居許東偏叔者杜預以為莊
 公之弟故為貴經欲顯其為貴又不得以弟為文故稱叔叔
 本宜立乃運之十有五年間鄭之亂以入于許故曰歸之二
 非所以歸啖助曰字之善與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啖之二
 語傳得包之入例在莊六年
 年傳注引例在莊九年傳
 公會齊侯于蒿補曰此又蒙上月○撰異曰蒿左氏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
 以稱人夷狄之也董仲舒說之曰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
 與何氏說異劉敞劉絢家鉉翁皆從黃說案襄元年一朝二
 聘別無異文者從此可知成五年蟲牢之盟亦同其例杜預
 則以為彼朝聘皆未聞喪於董生此言殆皆無以相難今以
 繁露未必廣川本書而邵公注多依胡毋生條例姑兩存焉
 若胡安國謂天王崩而相率朝弒君之賊合兩說為一轉非
 說經之法胡
 書往往如此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補曰

齊傳曰以惡曰入衛侯朔入于衛傳曰入者內弗受也蓋舊
 為國君而人者則是內不受若衛侯朔鄭伯突是也公子不
 正取國者則是以惡若許叔齊小白是也但舊無此解不敢
 輒定或傳文互舉之其實不異文烝案互舉之說是也嘗為
 君不言復入者未入國都不得言復名者惡也月者入國例
 ○上書忽歸謂之鄭世子此書突入謂之鄭伯自後唯莊四
 年遇垂一見鄭伯又十年而有鄭之會俞樾曰春秋若曰當
 有鄭國者忽也終有鄭國者突也文烝案左傳下十七年十
 月辛卯高渠彌弒忽而子亶立十八年七月戊戌齊殺子亶
 而子儀立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傳瑕弒子儀而突復立毛詩
 序亦云公子五爭春秋悉不志何也葉夢得曰鄭亂不以告
 則魯不得書於策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
 備於史而著其於人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人則史李光地
 曰魯桓黨於突當時鄭通赴告突也非忽亶儀也文烝謂突
 自櫟入于鄭
 不書亦不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宋地○撰異曰

袤作侈案說文引春地而後伐疑辭也補曰錄會地於伐上
 秋傳公會齊侯于移地而後伐疑辭也是遷延不進之辭故
 辭曰疑非其疑也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四

意亦如是言疑者諸侯亦知忽之當立而岐意於突卒助突也胡安國曰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補曰此本杜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

得全歸故致之補曰疏曰公與諸侯此年為突伐鄭前年雖為忽討突疑而不用心亦是其助故云再助范荅薄氏駁云明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范必知前年為忽伐鄭而此年為突伐鄭者以前年責其疑若是伐嫡而疑則不足可責明是為忽討突也此年傳云危之若是助嫡則不須云危故知是助突討忽也文烝案上伐亦是助突范言再助是也荅薄駁及疏說非也危致者阻兵弗戢以篡助篡齊禍將發其危甚也唐不月此月者唐從凡以地致之例致之已是危之此從凡致伐之例不月為平文加月為危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補曰召而不往是其惡也公羊亦有其事而左傳無之蓋隱桓莊閔之篇左氏所據史書多殘闕有得之傳聞者有采用雜史者程子曰朔構急壽二兄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趙汭曰時衛立公子黔牟而後來王人救衛朔入于衛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蓋天子之命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補曰下有郎戰淪盟依

暨盟公子結盟之例則當去日因下進盟不去日故亦存日以明同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雒雒魯地補曰不以秋伐淪盟去日近則惡易見不假去日文得相變也此與句釋同襄二十

年盟瀆淵亦其比矣儀父稱字者重邾魯之好故襄之與味同義於盟既貴其親魯於朝必不責其事桓前朝目當依董生說○撰異曰公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補正左氏作公會左傳直言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補曰左傳曰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預曰奚魯地○撰異曰公羊

無夏左氏唐石經亦無夏惟穀梁唐石經有夏嚴可均曰孔穎達左氏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

冬則孔所見本無夏字文烝案陸洵孫覺皆曰左氏公羊無夏字蘇轍本葉夢得本張洽本皆無夏字呂本中黃震皆曰穀梁有夏字段玉裁見清化本左氏亦無夏字郎左氏公羊

作奚張壽恭曰說文郎汝南召陵里从邑自聲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穀梁蓋假郎為奚後內諱敗舉其可

人少識郎字以其與郎相似故誤為郎耳道者也敗取天戰取小補曰重發傳者彼與所不言其人以

吾敗也言人則微者敗於微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及當有

帥之恥大不可言補曰此傳與戰升陸傳全同不言其人四句又與來戰于郎傳三處皆同來戰無及文故以不言及為諱此及升陸並有及文故以不言及之者為諱不言及之者

即是不言其人下二句即申上二句注非也帥之者亦非必公也傳重發之者彼不言及此不言及之者嫌有異也○桓賊也故無恕辭桓君也故有諱義子曰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伯御之誅死也不作諡不序昭穆而其稱公紀年以書

事則十一年矣設以君子脩之亦若是而已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補曰蔡季杜預以為即獻武也蔡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補曰蔡季杜預以為即獻武也蔡季

蔡之貴者也補曰亦解稱季義也季者何休杜預並以爲桓侯之弟桓侯之弟故爲貴桓已卒不得以弟爲

文故稱季也前十一之蔡叔當爲季自陳陳有奉焉爾陳

兄叔蓋先桓侯卒故是時季立得爲正

力助補曰公羊例

曰有力焉者也

癸巳葬蔡相侯徐遜曰葬者臣子之事故書葬皆以公配諡此

劉歆賈逵許淑說左氏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杜預

曰史書謬誤也二說最爲近之何休亦以抑桓稱侯爲奪臣

子辭而其所據爲說者則不可用徐注謂即其所稱以侯配諡此

無稱公者前此宣公考父亦稱宣侯後此文公申而下皆以侯配諡

是青經解賣扁

穀梁補注四

七

諡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
 稱某侯此等先儒多已言之本爵意諡以公配亦不禁人配以
 本爵者周制之便俗也雖以本爵配而春秋必稱公者魯策
 之守禮也此蔡桓侯若是史文當如杜說若是經意當如
 劉賈許說今未敢定焉又考周初諸侯猶多沿殷舊制不可
 繩以正典周公甲周文公而魯公不見其諡齊大公亦無諡
 丁公乙公癸公皆非諡也杞之東樓公西樓公題公謀娶公
 亦非諡也衛曰康叔康伯宋曰微子微仲蔡曰蔡仲蔡伯曹
 曰曹叔晉曰唐叔微子仍舊稱餘皆以字配諡德男至康男五
 侯變宋公稽不見他稱許文叔則以字配諡德男至康男五
 世乃多配以本爵衛考伯至貞伯五世曹大伯至惠伯八世
 多以字配諡也此蔡為危文者
 季自外歸以貴嗣位有危道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補曰及者內卑者也猶稱人也許翰曰正月
 盟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月
 至明日乃食是月歷以為二日故不言日而言朔所以正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補曰此與

從可知也宣元年之王與他公一例與桓不同故其薨年無
 王同於隱莊與夷之弑終生之卒則皆春月第一事所以與
 隱莊宣之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

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遂繼
 事之辭他皆放此補曰濼齊魯間水名注故曰遂以上皆本
 杜預其實夫人亦行會禮也如亦并蒙月○撰異曰公下各

俗增之春秋書及書暨未有書與者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
 氏夫人偕行書例也左傳記其始謀曰將與姜氏如齊記其
 實事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姜如齊至聖人筆之曰濼之

會不言及夫人何也據夫人實在當言公及以夫人之伉弗
 稱數也齊欲錄其致變之由故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今書遂如

歸寧也公如者朝也左傳魯人告齊曰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行朝禮可知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夫入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魯公薨正

從君亦皆日定元年其地於外也補曰疏曰據隱閔不地故

傳曰內之大事日外謂竟外若國都之外 薨稱公舉上也公五

內大夫外君有死於外則皆地重其異

常故謹之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

之以絕案此即傳所謂綴辭也又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

之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

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

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補曰公夫人葬我君接上下也

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補曰疏曰公者臣子之稱也我君者

接及舉國上下之辭文烝案注疏以上下為臣民非也臣民

正皆稱公耳廣雅曰接合也上下謂五等爵也公為五等之

上君則合上下稱之於薨專舉其上稱於葬兼舉其合上下

之稱四句意相貫何休曰以公配諡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

者終有臣子之辭加我君者錄內也

其言葬何也據隱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禮君父之讐不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強大非已所討君子即而恕之

以申臣子之恩補曰于是於此時也後不復讐而釋怨乃刺

之疏以為公雖不能報理當絕交明其當恆以討為念而此

時則姑不責其討蘇軾謂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

故安國謂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正桓公葬而後舉諡

又因有所取義耳故曰於卒事乎加之而表記曰諡以尊名也爾雅加崇重也崇高也充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國語注加猶上也以此意讀傳則也字矣字皆有義理而此知者慮義禮亦通矣白虎通據葬定公文明祖載而有諡也

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隱表會戎之危此明桓見殺之事故重發之。家鉉翁曰是歲由正月迄歲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聞以他事於此見聖人之經為誅亂賊而作案家氏論經多如此謂隱四年所書皆衛事莊九年所書皆齊事僖二十八年所書皆晉事昭八年所書皆陳事以為春秋非史也史者備記當時事春秋主乎垂法多所不書又謂春秋始於誅魯之亂賊而終於齊陳恆弑君之年其說皆未必然姑記於此

眉注附列

第一葉八行 禘即 第三葉十五行 適與 第十六葉十四行 今

志堂刻葉傳本
刻板擠增頁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一十四終



